

金雞納

總. 7196
分. 46. 70



49

上海圖書館藏

10413
49

館
言
言
文
中
第

目次

沉默集.....	一
光明篇.....	一一
倔强的城及其他.....	一八
控訴集.....	二五
沉默之故.....	三七
窗.....	四四
鐵地源始.....	五七

目次

軍旅鱗爪	五四
永遠的記憶	六一
陣中情味	六四
生之懺悔	七四
中國底課題	七七
天快要亮	八一
我底生活	八六
低唱	九〇

沈
默
集

沉默

沈默者之吟嘆古者永懷是一個謎

只有內心底裏的沉悶者才懂得沉默的偉大，然而他們卻往往是拙於辭令的。沉默者永遠不宣底爲秘密也。

在今天，沒有多少人會指責於國泰底美，自然底美，爲和平與愛惜而安排着的美；同樣也沒有多少人會指責於沉默底美的欣賞。

而追求形式底美，既懸於外求底美，已成爲一種流行的風尚了。人，總是喜歡漂亮的外貌或服飾於心頭的語言的。

實了。當其壯年時，但怕這國底事是不遂不食現的。當其老不能做皇帝，而沈默着，他也就飲酒了。

有人爲其默加上「笨拙」或「明哲保身」這註腳。在日本一位作者却給宮原君爲「最大勇氣」。

見其生，則有節制於敵人，也常常是心平氣和的，於替類反，假於第一惡名，則在他

人身上的假象那些嘆息家。

沉默是思維的母親，是智慧的母亲，沒有沉默底氣質的人是永遠不懂哲學的。

然而真正的沉默者，他甚至羞於用文字去表現自己！

奢侈

奢侈的生活是每個近代人所夢想和渴望的誘物。只有敢說者才會聲言他是憎恨奢侈的。然而在遠古時代，當人們爲了生活而把自然作爲鬥爭對象的時候，奢侈的生活是並不存在的。可是「文明」却做了奢侈底母親。

在歐洲的思想史上曾出現了希伯萊精神與希臘精神，每個就處於奢侈生活的人都沒有意識無意地皈依了後者。

自然，要想人人都能做到苦鍊修行的殉道者是不可能的——「人」，正如托爾斯泰所說，具有兩種。一種人以尋求別人的幸福爲自己的幸福；一種人都光尋求自己的幸福，爲這種幸福，甚至犧牲全世界的幸福。而後者卻往往又是十足奢侈的。

如果把奢侈單純作爲文明的成果看，我是奢侈的厭惡者。可是當成千成萬的人在今天，由於侵略者底砲火毀了他們底一切，卻被迫過着最原始的生活，奢侈就成爲生活的禁物了！

今天，在生活的享受上講求節約甚至禁絕奢侈，這時候已到了。在民族至上，國家至上，抗戰至上底召喚之下，讓每個人自覺地模倣刻苦儉約的修行者罷！

奢侈是可以厭煩的，但它必須是大家能夠享有的東西。

時間的哲學

衡最輝煌底一生的尺度是時間，衡是宇宙底一生的尺度也是時間，這偉大的尺度，誰都知道是擁有「過去」「現在」與「未來」這三個偉大的環。

可是像梅特林那樣強弱着「過去」的人似乎還不會有過。他說：「沒有現在，也沒有將來；一切的時間都是過去。我在第一秒鐘起的話立刻就成為過去；未來也只是『過去』的『未知數』。……沒有一個人不驕傲於他底過去，因為過去是他底別出心裁的創作……」

然而「黃夢湖」的作者「史詩謠」恰和梅特林相反，是一個「現在」的禮讚者，他曾這樣地歌唱過：

「今朝呵只有今朝，

你還是那麼嬌窕；

明朝呵明朝，

沉默 集

「故事講完了！」

「只這一刻兒——」

「你是說底所有，」

「那時候的『我』，」

「亦我只合『我』能『我』」。

抓住「現在」，而且抓住現在的一刹那，這就是「史詩」與「及時」哲學。「及時」的人生，沒有過去，也不寄託於渺遠的將來。前人曾有幾聲好地描出了這心懷的一首詩：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可是我不覺對於死去的殘骸，也不斤斤於眼前的得失的人却是「未來」的傳愛者。高爾基似乎有過這樣一句名言：「凡是渴望自由的人，都是喜歡做夢的人」。是的，再沒有比這些夢想更喜歡「未來」的人了，「說夢話便何時且」這一首舊俄語的民謠，正描出了成千成萬人類的前進者向求「光明」未來的心情。

我們正活在苦難的時代中，在今天，「爭取時間」已成為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的課題。如何百分之百地去充實這一課題是刻不容緩的工作了。重新體認「時間」，重新致意「時間」，正是引導我們去解決這問題的第一步工作。

讓我們每個人都是「時間」的倡愛者和吝惜者吧！有一句雖帶市儈味然而却是真理的老話，到現在還是值得實證的：

「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這就是時間哲學的神髓！

獻給X

在今天，我們面對一個偉大的時代，這是光明與黑暗作最後鬥爭的時代，是快樂與悲哀到達飽和點的時代；是自由與束縛將要揭曉的時代；是正義與要挾強權將會毀滅的時代；是人類變的思想與個人主義給作最後的永訣的時代；是喜劇與悲劇交替的時代；是戰爭與和平的時代。

在我們之前，沒有比這時代更偉大的時代了。

在我們之後，也沒有比這時代更值得留戀的時代了。

沒有一個畫匠會給它描出一個完整的輪廓，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地成為畫匠；沒有一個詩人會給它詠出一句適當的頌詞，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地成為詩人；沒有一個英雄將給它再創造一段更光輝的歷史，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地成為英雄……我們正生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歷史的創造與我們底生命成為不可分割的一種混合物了。

想想那远古的時代，人類最先進者活着的那些時代吧，智慧的種子被埋在冰窖裏，

自由的渴望底渴望停止渴的疲倦，各人底生命價值都拍賣了。耶路撒冷底爲了開導人類的愚昧而服毒？配得被拉開爲了人類的「共和國」而被賣爲奴麼？配得耶穌爲了萬人的天國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麼？

是呀，我們活在今天，也許還遇到同樣的事，我們也許還可能遇到耶穌底被拉開或耶穌所會遭遇的命運；可是我們卻不再像他們那樣地寂寞和孤獨了，無論爲了享樂抑或爲了受難，和我們一同分担着苦難的卻是成千成萬的同胞人。

爲了更崇高的理想活下去吧，爲了更偉大的目標戰鬥下去吧，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纔是蘇格拉底和甘地或耶穌呵！

而你，爲了保衛祖國而負傷的戰士，請安心療養吧，沒有一顆行星抵得住你底眼睛吐出的光輝；沒有一面大洋闊起比你底生命更大的波浪；也沒有一個哲人創造比你底事業更偉大的事業。你真是行星中的行星，大洋中的大洋，偉人中的偉人啊！

爲了明日底中國，和虔誠地祝福你永遠健康和快樂！

我們幸而生爲中國人

「感謝上帝，我幸生爲希臘人而非野蠻人；爲自由人而非奴隸，爲男人而非女子；而且生於蘇格拉底的時代」。這一節柏拉圖底名言，是會給每一個稍微涉獵哲學的人所

廣從前傳福音的。

自然精銳這種觀點是早被消滅了，我們之所以把這「老話」重提，知道倒不是為他弄一個再清算；我們倒佩服他，於他會那麼強硬地執受着他所生存時代裡所處的艱難的境況精神。

拿破崙說這種精神已到必要的時候了。

我們今日正活在一個繁榮的晉朝時代，每一個貴公子孫都到了「捨生取義」的時候了。我們底生活是艱苦的，責任更重大了。然而我們將用工作來代替休息；用敬酒來代替饋贈；用微笑來代替悲憤。我們現在應該有這種自覺：感謝上帝，我們幸生為中國人，而且生於這一個苦難的時代。說：「啊！苦難時代的十字架架肥，給了親愛祖國！」

沒有這種生活所滋養，沒有這「樂觀的精神，沒有這艱難的艱難時代愛，是無從去執行這艱苦的戰鬥和忍受更苦難的生活的，而這就是，這苦難，正面對着我們。

「麵包和着麵包吃，笨虫多食添小菜」。這一句頗在牙民間的流行話曾經道出他到底含苦如飴的精神，這也是值得以參考的一種實例。

忘却自己

「書的故事感作者 m·伊林說過：「世界上第一部書是活的，或是人」。當人類還不

能通過藝術的形象去表現他底思想的時候，像今天我們隨時帶着一本書，總認一個作者底思想這事，決不會有錯。那時候即使是一個天才者，他至多也只能用語言來表現他底思想和智慧，恰如荷馬底「伊利亞德」與「奧德賽」兩只是用語言，詩人底思想就全。

那時候，人底思想光存在自己心裏中，只有文字和用文字的工具——筆桿，和更以後的印刷術發達以後，世界上才有以著作爲生的人和所謂書籍出現。而我們在習慣上對於那些原稿的製造者總稱爲文人。

人能「文」，而且以「文」爲生，則筆桿便成爲不能須臾相離的東西了。然而筆桿只是使用者底傀儡，所以同樣的筆却隨着不同的使用者而有不同的生產！然則天下卻從此多事了。

筆是文人的伴侶，同時也是文人底悲劇的泉源！

記得英國傳命文人喬治吉辛在他底「我底筆桿」裏會對搖筆桿生活表示厭倦麼？記得某時人也詛咒筆桿不能救活他底嗷嗷待哺的六口之家麼？然而人如果不是色盲，他就知道在今天正是：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癡，

誰解其中心」？這苦是，凡是有寫作經驗的人都體驗過的。

這樣看來，人而不能「文」，甚是不會尋「理」，到底不是怎樣可悲的事了。倘見俗輩曾以英國的阿克頓的博覽會而一紙空言表示惋惜，似乎是大可不必的。

然而我並不是說作「理」用，如果作「理」而用空言產生了一教人懂得怎樣做人」的著作，那末這樣的著作是價值極高！但作「理」不能給與他現成的「麵包」。

真正懂得作「理」價值的人是偉大的，但他第一步必須做到「忘却自己」！

在今天

在這受日本帝國主義瘋狂的侵略的現在，全世界，再沒有比我們底生活更悲慘的生活，也再沒有比我們底民族更不幸的民族。成千成萬的人民失去了作為「人」底最後殘餘的生活條件；自從敵人的鐵蹄蹂躪我國底國土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着一個悲劇的命運了。

可是沒有一個新生命不是從苦痛的分娩中來的；沒有一天的光明不是從漫長的黑夜中來的；也沒有一顆大洋不是從無數漫流匯聚成的。易卜生說過：「凡是不會受過痛苦的人，或親眼見過和受苦的人共同生活的人，是絕對不能創造的」。爲了「創造」一個新中國，今日的苦難也正是未來光明必然的過程，我以爲。

諸想想「荷屬」時代帝服人民底精神，他們知道在受苦的時候，也歡喜人生；他們即使背着一個悲劇命運的時候，他們依然以悲劇作為人生最崇高的活力的表現。正如原大的蘇格蘭底所說：「人生的快樂並不在於克服困難使困難不再出現，也不是消滅人間的一切衝突；！而在對於永久的善之追求」。不錯，威爾那林肯加以補充道：「這種追求，即使失敗，那失敗的光榮也使太陽暗淡無光」。

在今天，我們每一個人正担負着一件歷史學前例的最艱巨的工作——這就是創造自由平等的新中國。讓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個問題下付與一切吧，讓我們前仆後繼地去完成這個使命吧，爲了「永久的善」。

光明燈

太平燈

傍晚，我在那家索戶戶懸點着「太平燈」的市街上走着……

幾天以前，不，甚至幾小時以前還出現在眼前的那慘酷市容：那成百成千的負傷者，呻吟呼聲，那金碧輝煌的巨厦底傾圮聲，那吐着火舌的煙柱，那噴着白沫的水龍，那飛騰上空的金屬破片，那烤焦的滿腿殘肢，那隆起的瓦礫堆，那龜裂的地面，那純在一秒鐘間從一個巨富突然變爲一個貧民的愁容，那共在同一秒鐘間從一個生龍活虎不缺少家庭的快樂的人突然變爲寡婦，變爲孤夫，變爲孤兒……的無助的顏面……如今却給那古典風的，夾着濃厚的鄉村味的「太平燈」底柔和的黯淡的燈光粉飾得那麼沒有踪影，粉飾得那麼景緻昇平，假使我是這個城市剛到的遊客，那末無論如何也難致人相信在這幾天之內，那「太平燈」的市街上走着，就依舊能夠看到燈光下看見一些快樂的醜顏，一些呻吟的背影，還能夠聽見一些快樂的笑話，一些迷人的爵士樂，從酒飯館的門縫里，從咖啡店的門縫里，從百貨店的門縫裏向街上來。

「喝呀，朋友，今朝有酒今朝醉，儘量喝呀，別要把錢看重過生命！」我在一小食店門前走着，似乎聽到誰在這樣地說道。

「對，這年頭兒，活一天算一天，賺錢的目的就是要人花，朋友，乾這一杯吧！」似乎是另外一個人在這樣回答。

然而我並沒有過細分心於這些類似的景像，我知道這正是一個「貳金石」的時候，強與弱，忠貞與背叛，忘我與自私……已到揭曉的時候了。人，即使飽食終日而餓於精神，的營養，畢竟還是非常脆弱的啊。

但我在同樣的時間和同樣的空間，却又看見龜裂的地面被鋪填起來，已開始有載重車自如地地上駛過；被炸毀的房屋又在新建築起來，已開始有人在那裏重現他們的繁榮；我不見英勇的消防隊員已把灰和撲滅，動盪的清道快役已把異物掃除，傷者已被運走，死者已被安葬，生者已獲收容。我看見一個中年男子頭也不回地拋下他底已化為瓦礫的住宅向前面走去（他將往何處去啊？），我久久地靜往於那有著猶如往日的背姿。我往另一條街上，看見一個死在母親懷里的嬰孩還是那麼恬靜地閉著雙目，那母親沒有流一滴眼淚，只是喃喃地用她底方言咒罵着敵人的無道。我遇着一個負傷的程度可以退下來休養的救護隊員，他在藥劑後依然不顧身地在一座倒塌了的防空洞里救出了十多個人。一隊壯丁隊橫過前面的大街走過，他們是從幾十里外的對江趕來，經過數小時的勞役後起

沒有一點疲倦地踏上歸途，他們還在唱着「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呵，這真是一個偉大的時代，使靈魂得到光明，使平凡者變成英雄，使一切壞的變為好，即使是一個極其弱的人也不為他喪失了最寶貴的東西——一滴眼淚，使即使是一個極其自私的人也能夠慷慨悲憤。……

我在那離那人吳靄之後僅僅是數小時的時間便使市民們可以照舊照來擁擠於一片昇平，一片繁榮而醒着迷人的「太平燈」的市街上走着，心裏默默地靜靜了「急炸急」的鄭句和語。那古典風的，夾着濃厚的鄉村味的「太平燈」就是一個偉大的見證。

我歌頌重慶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我知道在每一個人底生涯里都會找到他自己底歡喜：善男信女有絕的參加或耶露撒冷，達官貴人有他的機關不夜或南島名苑，殉道者受巴斯提獄，享樂者愛蒙脫卡羅。在我底生涯里也能找到我自己的歡喜，我如今就歡喜我現階段駐足的這城市。

然而我底歡喜決不是寄寓在生活的享受這意味上，如果說到生活的享受，我只能道念那些以假廉物美姿容的沿海都市了。人們住在這里即使用了比以前多十倍以上的生活費，却仍舊只能痛苦地活着而已。我們不能夠再夢想那些假廉物美的「雲飛」，那些富於滋養

料的美味而「羅宋」大菜，我們也別想再嘗試用最低廉的代價就可以在「大光明」或「維多利亞」去換取幾小時的歡樂……呵，戰鬥年代的戰鬥的歲月里，我們已經和這些往日的歡喜告別了，我們底生活已開始填滿新的內容，我們覺得這生活的現象得改用更新的語彙。我們生活在沙漠，沒有蠟魚，沒有白砂的沙漠，沒有使人變成克制自己的德性的燈塔，沒有絕倫的詩詞，沒有深淵的風帆，沒有松林的路管，沒有平原，沒有放牧者的歌，沒有鐵路，沒有輪船與公路，沒有電影……五年了，我們生活在這「猶察加」的高原上，繼續着一種生活享受上長期的Fetters。

然而我們仍舊是寂寞，現在我們面前正展開着一本明細的世界地圖，我翻閱着，從西方到東方，從最偏僻的紐西蘭到最廣闊的非洲底細微細，我依舊只找出一個最值得稱頌的名字，一個真正的人類底呼喚里含有新價值的，銅像的，黃金的那個輝煌的牧音的名字：「頂禮」，發古老的山嶺呵！

五年了，這古老的山嶺底寫了地球上最憤慨歌頌的土地，除了我們的敵人（你久原房之助一說呵），沒有人再向他投着憤怒的眼光，也沒有再向他以侮辱的咒詛，五年了，他開始披上新的底衣裳，環拱着他的雲山也都充滿着光輝的太陽。

這真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歷史的洪流沖洗着這古城的岩石。我知道住在這裏的都是些素質優秀的市民，他們來自北國高原，來自南海之濱，來自西風的遙遠海岸，來自東海

豐饒的城，儘管他們說着不同的鄉音，儘管他們守着不同的習慣，但偉大的時代使他們不約而同地匯合了，使他們互相親暱，互相學習，形成了中華民族空前的總的交誼！

在戰鬥年代中的戰鬥歲月里，重慶顯得更年青了！每一個住民似乎比先前有着更豐盛的精神，我常常可以聽到朋友間初次見面的一句寒暄語：「朋友，我是剛從前方來！」再沒有比這一句話更恰當地詮釋這城市所包括的住民底緊張的文字了，也再沒有比這個城市居住着更多能夠自負地說「我來自火線」的市民底城市了。

是的，過去的一切已離開我們多遠呀，五年，決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不是一個有毅力的民族是決不能撐持艱難苦的五年的），然而我們在戰鬥的歲月里卻從不曾感念到已過去的年華，恰恰相反，我們覺得自己更年青更能吃苦了，我們可以在一個偶然的場合會到一個朋友，「我們老了」，我們卻從不曾說起這種傷感的話，但你卻可以從彼此的口中聽到許多戰鬥的故事。我們在另一個場合，可以和我們底父兄長輩一同過着「集訓」的生活，在這時，我們可以用「同志」來稱呼我們底父兄長輩了。我們底朋友的房子被炸了，當我們遠遠趕往慰問時，卻從不曾聽到對方說起過那些被毀去的東西。甚至一個親人已被炸死了的朋友，他反而踴躍問着好生處理自己的生活。一個最拘謹的人如今也能跳着舞，一個最奢侈的人如今也能吃糙米穿布衣住破屋子趕旱路而沒有一點怨言了，一個最怯懦的人在祖國需要他時，也能夠荷戈殺敵，作民族解放的前驅！

一切都像舊賬，如今在自己的生涯里翻閱不得半日功夫躲在樹蔭下去讀安徒生的童話，在流水涯邊讀「金銀島」那樣黑壓壓的日子也沒有。但我却在這黑壓壓的童話中，讀到所未有的詩章，用正義的人類底精神讀着的詩章。他底對象是四萬萬五千萬。

無題草

在悠長的人生道上，我默默地走着，偶然回頭向來路望一望，青春已到了暮年了。可是我已沒有一點悲哀，也沒有一點恨；因為我早已清楚地明白了，革命並不是尋求幸福而是爲尋求痛苦才活在世上！

更勇敢地活下去，爲了祖國，爲了信仰，爲了光明的理想，昂格涅夫底「鬥權」里寫着主人公是個好榜樣。

我會歌頌過春天，歌頌過太陽；我如今也不會停止這種歌頌！沒有什麼事物能使我悲傷，也沒有一種打擊能使我灰心，除非強權征服了正義，暗夜掩蓋了光亮。

感謝一個朋友會爲我鼓吹爲俄底「悲慘世界」，使我從那時起，就懂得了，最偉大的生活是把幸福讓給別人，把痛苦留給自己，像「小丑」或是人類最偉大的榜樣。

控 訴

我曾在深夜裏循着路燈，山徑趕着悠長的歸途，我曾在深夜里躲過黑暗的一角遙望窗戶，燦着燈火的人家，我曾在深夜里冒着風寒訪問過一個遠地的朋友，我曾在深夜裏靜在河邊捕捉過疏忽的流螢。……那時我年還幼於燈，我正像一個愛玩火的孩子那樣地愛着每一個深夜。

然而也再沒有像那些深夜那麼值得紀念的深夜了，那時候，每一個深夜似乎都是一首美麗的詩章。如今我依然面對着一個黑漆的深夜，可是我卻只能躲在一間狹小的房間，拿起筆桿不停地在原稿紙上揮寫着，在字裏行間灌注着我底血，我底汗，我底青春。如今我只能這樣地安排每一個長夜了。那些值得懷念的夜是永不再來，正像青春永不再訪問老人一樣。

「這樣的生活果然有其義麼？」我常常對自己這樣地發問。

據說「格羅甫斯」曾騰出不少時間拿來觀察人類的表情，他發現沒有多少人有着一快樂的顏色。如今在這深夜里，我底桌上缺少一面鏡子，我不知道我底臉下流露着的表情是快樂抑或悲傷？

可是有一點却爲我清楚地知道：我已開始相信我們面對着的這時代底歷史，已不光用筆來寫而且應該用血來寫了！

我希望我能有一個笑臉之夜……而那時，我一定……常快樂！

儲強的城及其他

(寂寞，寂寞，你是我的故鄉！我久已聚居於荒野底邊方，未能流落而回到你這裏——尼采)。

老人

我喜歡馬路轉角的那家「小小咖啡店」，每一次當我從街上走過，總盤上沙沙地發出來的小曲便吸引着我，我在寂寞的生涯中，也偶然會把這家咖啡店作為恢復我疲勞的溫床，我喜歡它底半舊的留聲唱機過於它底美味的冷飲，我喜歡那幾隻打掃的小曲過於它底簡潔的鋪陳，我更喜歡在這里聽聽客人們的談話，和在每個客人底臉部表情上去探索活的人生。……

今晚，和我同披着一張小圓桌的是一個老人，我從他滿頭的華髮，眼角的皺摺，和微啓的嘴巴上讀出了他在人生之旅上摸索過多少光陰；我從他底正直的鼻樑和多情的太陽上，知道他是一個善良的人；我又從他以不純粹的北方語吩咐侍者辦出了他底鄉音。

我從不會在這一家咖啡店和任何一個同桌的人交談過。儘管我從那些人的衣飾上，姿態上，言談上意識着他的身份（我知道第六號上那位托腮危坐的紅衣女郎是一個賣淫

婦；第四號上面繪圖的一夥是大學生；第五號那一桌坐著幾個銀行的小職員；第六號上的一對公務員夫婦……；但在這種場合，即使帶着朋友同來，我也是用很少的語言，我是喜歡沉默過於喧嘩的。

然而今晚我却沒有猜透同桌的是一個什麼身份的老人。他座裏的過時的百靈不會告訴我，他底沉默的臉容也不會告訴我。

「哦，先生，你就是我地方的人？」我帶點疑惑好奇地用了他底鄉音這樣地搭訕道。

「唔，你怎樣知道？」老人微笑地表示着他的詫異。

「因為我走過不少地方，我也會門戶不底話，我聽着你們底語言！」我自負地答道。

（你走過不少地方？可是我所走過的是這座山你們年青人！）

我似乎在他底帶點詼諧的眼光裏讀出這意思，可是我猜錯了，他沉吟了半響，卻微笑着說道：

「我是一個老僑！」

第一支隨着這曲子的曲子完了，接着是一支隨着這新的曲子的，第三支是隨着這新的曲子的，之後，是一支好新的曲調。

總針在腰上沙沙地隨着柔和的旋律，這是一個唱一個失去了說話與愛情的人底歌。

傾倒的城及天地

哀的歌，它在唱出他從富貴榮華到窮愁潦倒的遭遇，在唱出他向不可知的命運走去的慘
 徑……

在抒情的樂音和美味的冷飲中，我和這老者打了友誼的結。

夜更深了，有繁星在窗外閃眼。

「我底祖父，我底母親，都是一個華僑，我也是華僑底子孫呵！」我用我底誠誠取得
 了老人的信任。

他開始變得喜歡說話了，（華僑，常常是如此天真呵！）他說他的出身原是一個農民家
 族，幾百年來，給傳世間上成千成萬的農民一樣，每個家族底成員都背著終老於一個地方
 的命運，可是遠在十九世紀的中葉時代，那時正是美國加利福尼亞淘金潮的消息開始震
 着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貧苦的人都睜開着滿懷希望的閃耀的眸子，開始放下了貧
 賤的舊業，像無窮的淺溪匯成了一條巨流，人們從英國，從德國，從意大利，從希臘，從
 中國……湧進加利福尼亞來了。這真是一個對於貧苦人的奇異的命運！而他們，這一個
 世世相傳以務農為業的家族也開始變質了，從這一個時候起，他底祖父，父親，從很年幼
 的時候起就離開了那個貧寒的窮鄉，遠涉重洋，用自己底血汗和青春去換取一家底口糧。
 他們開始成為一個小市民的家族了，後輩的人底生活也變了質，他們不光有了空氣、日光
 和露水，而且也可以享受到無線電、鬧鐘、旅行和大學教育。然而他在很年幼的時候，裏

像成千成萬的華僑子孫一樣，是在寂寞中長大，而他們底先輩——年輕的祖父，年輕的父親，却爲了一家的衣食一直在異國飄泊。他們每一個人幾乎都只能看見垂暮之年的祖父，滿頭斑髮的父親，而他們底少婦却坐守深閨，一直等到老態龍鍾的丈夫歸來。寂寞的家園，寂寞的羅帳，寂寞的傢具，寂寞的晚餐……這是何等悲哀的生活呵！而他在很年幼的時候便開始領會到了。

「三年了」，他低下頭，用白絹的手帕揩拭着爲流質的食物潤濕了的白點，依舊微笑地說，「我回到唐山來，可惜我太年老……」

「老伯」，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已這樣親切的稱呼他，「你也應該休息休息了，現在應該讓你女兒來擔負起生活的担子呵！」

「兒女麼」？他帶點憂鬱似的把兩指在白絹的手帕里，他沉吟了一下，發出了像白絹一樣的聲音，「我並沒有兒女呵！」

「那末在你的家鄉里一定還有什麼親人？」我懷着友情的期待着。

「年輕的朋友，你不必猜了，」他似乎帶着一點哽咽低聲地說，「只剩我一個！這裏是我的生涯，一個老華僑的生涯！」

我沉默着，想起了在幼年的時候讀過而並不爲當時的我所了解的一首詩：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是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蒼

楓隨的披及其他

寒素，死後和資入，雖從船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酸葵，卒毀持作飯，採穀持作羹，羹似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這是何等悲哀的晚景呵！儘管這老者在年幼的時候拿的是「肥皂」和「擦板」而並非刀與劍，然而他們從人生的戰場上退伍歸來的晚景却是何等相似呵，我想爲這老者朗誦這首也許爲她所熟習的詩。

（凡是不曾受過痛苦的人，或不會親眼見過和受苦的人共同生活的人，是絕對不能創造的。——易卜生）

倔强的城

這一個城市並不會毀滅，雖然它經過了八月十九日和二十日的兩次大轟炸，雖然第二天報紙上說那兩次的轟炸結果是「全市精華，盡付一炬」。然而它仍舊像山一般倔强的屹立着。

經過了幾陣九月的秋雨，霧的季節又開始到來了，山城給雨水洗滌得比先前更光滑，更清幽，到處洋溢着生命的魅力。霧開始像終年的積雪光燦地蓋滿了環城的羣山，在乳白

的霧幕下生活着的山民正名顯其實地有着一山一般鎮定的心情。

發炸彈夷爲平地的廢墟又開始重新被建造起來，人們的視覺已開始走失了火藥和

住。偏僻的山民是不會讓敵人給這土地的恥辱留作發思古之幽情用的。火路被拆毀了，殘柱被搬走了，土坑被填平了，山民們又開始在這廢墟上建築自己的住宅、商店、食堂和推磨……。「羅馬城不是一天造出來的」，然而有著偏僻的傳統的山之子民們，突然，突然，再突然，每一個人都相信在這短的日子裏就會建造好自己的「羅馬城」。

物價雖然飛漲了。米三十二元一市市斗，豬、牛、雞的價格也暴漲了，人們比先前多花十倍以上的代價却還不能過先前那樣的生活。但是誰也沒有怨言——山的子民是沉默的倔強者，他們有著吃苦的傳統精神。為了祖國，他們已把自己最優秀的子弟捧給國家。而他們自己，也將為了祖國捧出自己的生命。

洛陵江的碧波億萬斯年地流着——

這山城的馬達仍舊運轉着，盤山仍舊冒著煙，秋收後的梯田已開始撒種播種，是蒼黃的年青的山青仍舊不斷地被火藥爆破（人們並沒有因為戰爭的來臨而停止了開闢這個「世界之肺」的防空洞工作），黃昏的市街仍舊迴響着燈光，從酒館里仍舊有悠揚的音樂和美味肉肉香溢到街上來。在為乳雲覆蓋著的低空下依舊有優美天地的郵航機的金鳥聲，由脊上山麓剛建成的新鎮仍舊飄揚着新紙幡，盤曲在山谷里可以走到廟宇的羊腸小道依然不斷地流着虔誠的香客……戰爭並沒有改變了山的子民對生之執著。

深閭閣還是那麼靜寂地高聳着，這一個一年四季永遠不會寂滅的建築在四十五度的斜

傾斜的城及其他

坡上的古堡，現在是成爲了復興新中國的幹部的搖籃。年青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一批一批地來，又一批一批地離開。「豎起脊樑」那刻在崖脊上的篆文正充分地寫出了「浮圖關精神」，和這山城底精神。

這關山的子民底「世界之誇」的個強傳統，甚至感染了那些來自白山黑水的人們，來自長江三角洲的人們，來自大河兩岸的人們，來自大江下游的人們……誰都用血鍛煉過精神去克復舊時生活的艱難！

是第四年代的秋天了，全世界的視野都集中在這一個抗戰的司令部，民族復興的根據地。它已不是依然用它底「文物」和豐饒的農產來吸引世界，而是用血，用生命來換取了全世界的尊重。它是一定能夠更勇敢地站起來的，因爲它是山城，個強的城市。

揮訴集

寄年少者

正確的年月記不清了，有一次我曾讀到愛羅先珂底「幸福的船」。那時候年還過幼，也許我並不會確實地理解作者底哲學。可是那充滿着愛人類底心腸的文字，却使我情不自禁地流淚了。但我雖曾哭泣，却不能說證明我底情感脆弱。在人世間極少數懂得眼淚底價值的人中，我自信應該也是其中的一個。然而那一次的哭泣，至少對我個人是一次殘忍的自傲的哭泣，因為從那一次起，我不再把個人底問題放在第一位了；從那一次起，在我底短促的一生里，是用着更多的時間想到別人，想到在苦鬥中活着的四萬萬五千萬的一羣，想到我底多難的祖國了。……

（當侵略者的旗第一次出現於我們底國土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開始而對着一副悲劇的命運了。我們踏在自己的國土上，却不能自由地呼吸，不能自由地歌唱，更不能自由地生活。而我們這年青的一代，當我們第一天走進這世界，就開始成爲一個不幸的國民）。

五年了，時間的「年輪」上，蓋滿了我們這古老的民族底不安與悲哀；（原稿）

當電子飛旋，炸彈與發損害。自從我們底國土里飄揚着侵略者底旗，無數的人已不能再生活於那些溫煦的，羅曼諾夫的，像歌歌那打打的日子了。戰爭曾經使無數的人失却了他們所飼養的牲口；失却了他們所發運的土產，失却了他們朝夕相依的家族……爲了麵包，無數的人開始加入了一個偉大的行列——流浪者底行列，流向異鄉，流向遠方，從此那些沒有太陽的街上，在那些飢餓式的貧民窟里，屈辱地度過他們底青春，度過他們底晚年……

五年過去了，俄國底民族底歌聲一樣痛苦地命運；而我們，就在這一個多難的祖國中長大了！

我們是知道：在同樣的太陽下，在同樣的地球上，不論亞細亞或歐羅巴，那些幸福的人們，在自己的國土里却像溫室里的花朵一樣，隔離了飢餓，疾病，風暴，戰爭，流亡……

讓我們生活在自己的國土里，却像一個被遺棄的棄子，在生活底旅途上，到處是荆棘，是冰霜；在那裏還潛伏着噬人的毒蛇，尖銳刺人的毒鳥……當我們抬起頭來，天上卻不見太陽，只有光陰像岸地飄揚着的侵略者底旗。恰如新墳上的紙幡。

年代的風霜，磨蝕着我們底不幸的足跡，也記錄了人世間的滄桑，而我却比任何時候更愛我底祖國，而且我已不再哭泣了！

因為我已明白：苦難的鐵道一個民族底價值，正像沙漠的鐵道一樣……
而我們，在苦難中長大的年輕的一代，早就看夠冷酷的臉孔，聽夠尖酸刻薄的嘲笑和能夠非人的待遇了。然而苦難還是人底價值的試金石，那末，且讓我們懷那和暴風雨搏鬥的雄鷹一樣，更勇敢些飛下去吧！

光榮呵！這樣的生活，這樣勇敢！哭泣是徒然的。

莎揚娜拉

莎揚娜拉！

為了「送行」和歸國的友人送行，幾段兩個星期忙著從東京回橫濱，接著又從橫濱回到東京去。那時正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一個美麗的初春。可是我底心境却變得更加陰暗，甚至對於這種「送行」的生活，也感到厭倦之極了。

然而我並沒有因此就停止這種行動；我還是一直留在東京最後的一位友人，也給他送行。

常常我站在橫濱的海岸，當每一艘萬噸級巨輪開往東京港口時，我對岸站在船舷的友人，總會顯出超乎我底內心所要求的興趣。『揚君！角部』，這就足以引起：『莎揚娜拉！』而且也在笑，笑到眼淚都流出了眼淚。

只有一次却是例外的，我不能再像先前那樣發狂地裝着高興了。這一次正是我給慈愛的母親養行。

雖說人與人之間常常戴着假面具，但站在偉大的母親前面，却毋需乎一張小丑的臉譜。而這，也就說明了母親的力量是多麼偉大了。

當這一次又是一艘萬噸級的郵船快要抵母親帶走的時候，我只是沉默着，沒有說什麼話。無論是感傷的或快樂的。智慧的母親却從我底臉龐上讀出我底心境了。

「孩子，我知道你不快活？」

「沒有。」我開始地撒謊了。

「我知道我走了以後一定更寂寞……」

「我們不是快要在一起麼？」我這樣地反問她了。我這樣笑着笑，雖然我底笑容是跟勉強的，幾乎和哭泣沒有分別。

母親終於走了，大海吞沒了她，黃昏的暮靄吞沒了她。

這一天是一九三七年的四月五日。

黃昏，在波薩那碼頭里，在充滿海水味的晚風里，泛着一種苦悶的笑。我沿着像給洗過臉的瀟灑路茫然踱着，馬路兩旁的人家底窗上！那些有着輝煌的燈火的窗子，正向外邊的世界窺探着。

像那些在東京的銀座，在橫濱的伊勢佐木町哼着流浪者進行曲的白俄夜遊者一樣，我茫然地走着，不知那兒是我底暫時的住家。……

失去了母親的悲哀呵，失去了朋友的悲哀呵，失去了家的華僑子孫的悲哀呵，宙宇雖然是一萬四千萬方公里的空間，在這上邊雖則住着十八萬萬的人類，然而自己卻孤獨地躲在海外的一角。當遠地的遊子都欣然地走向故里的歸途，而我却仍在遙遠的異鄉飄泊。不知道那兒才是我底終點，也沒有想到什麼時候才是我底安息日。走着走着，亡家者那麼地在天之涯地之角流轉着，是歷盡十五年了，我看見童年在我腳擦過之後，又觸着我底額角上的皺紋。

曾經是白帆底家，珊瑚底家，太陽底家的南方也是我底家，我沒有忘却那兒柔草的沙，五彩斑斕的蛤貝，還有那些在白色的南方底海岸上隨風着的快活的人兒……

想想那，沒有使少友情與青春的日子比，我們這一生正像浪希米亞人那麼地生活着，我們這一生，誰都有着善良的心腸，誰都有着像生田春月爲了愛慕潮戶內海底月夜而把自己的身體沉進海底的心緒，難忘的那些日子呵，世界對於我是詩之國，花之島，夢之鄉呵！然而現在呢？

默默地存在海底橫濱長巡迴着每一條街道，廢袋裏却裝滿了離喪者。悲哀。人是多殘酷的動物呵！當他失去了一切時，才想起會給他快樂的東河。

「俄羅斯」舞場的音樂在誘惑着我，一個殘缺的記憶滑上我底心頭來。是的，「記憶」只有在我們孤獨的時候才作弄我。我記起「俄羅斯」的八重子。

八重子有着充滿鄉味的憂鬱的鳥獸歌，有着象蛇一般的腰肢，有着如一般會撒謊的小紅髮。……

（孤獨的人常常喜歡找熱鬧的）。這麼地想着，便開始了「俄羅斯」，那時正是一支「華爾茲」的曲子，它歌着一個失去了一切友誼與愛情的人底悲哀，一個失去了母親的遊子底悲哀；它歌着世界的元常與人情的冷峻，它歌着人生是充滿着傷感與惆悵。……（這是為舞而歌的歌吧？）這麼地想着，便一口喝乾了手中的威士忌。

歌聲迴響着人們不歇地抱着八重子跳舞的聲。

音樂停止的時候，八重子走過來。「你不能離去？」輕輕地說，那銳利的眼睛會把別人底內心的秘密窺探似的。

「不！」啞聲地回答。

音樂又起了，舞着，舞着，在輝煌的燈光下，八重子比先前是更美麗更年青了，就像戴了希臘女神的雕像一樣。

想起了母親，想起了（一切期待自己的友人，想起了自己底多樣的祖國，我開始下了「圖新的決心」！

謝聲者說：

「夢揚娜拉」！

是的，我常常夢夢揚娜拉，因為我總想她如導人生之有，教的慈話，但是這一次却不是對「俄羅斯」的八輩子，也不希望對這充滿醉人的氣息的城市，而且是整整個基本與全部過去的生活過了！

這一夜，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之夜。

失去的感傷（一個朋友的羅曼斯）

戰爭已延到第四年的秋季，而我們底別離也延到第四年。

每一次想起你底溫情的隱憂曾出現于我底生活裏時，我底會話發聲的現實洵變得快要石化石的腦袋，又重新恢復了它的性質：它描出生命的花，幻想的花和希望的花。然而人是何等矛盾的動物呵！每一次當我底隱憂有了你底位置時，我却堅決地要把你底底影永遠從我底上抹去。我已不能再想像死而後生地遇見：「我將永遠懷念着你！」因為我清楚地知道：「永不死滅的記憶」這回事，在「我」底是不存在着。為了這，我發狠永不再懷念你了。然而事實上你底底影却又常常不請之客地回到我底記憶里來。

但這並不是什麼神祕的事。深入一點想，我們不是都不能免俗地喜歡自己底過去麼？無論它充滿的是光榮或卑微；富有或窮困；豪華或寒賤；愛或恨……我們不是都無條件地喜歡它，而且以它作為吸取經驗的源泉麼？因為它是我們自己的，是我們底創作，而且也只有創作者本人才能了解它底價值；而我底過去，却由於有了你底出現，于是它才有了充實的內涵。

現在你應該明白了，當我們在海的那邊偶然地碰到，而且僅僅花了一段在這別人認為短促得可笑的時間，我們便做到分秒都不能相離。那時候我們年還過於輕，年輕人常常易於狂想的。我們都這樣地相信：我們已不能從宇宙間發現可以代替愛情的什麼底存在。那些日子，那些沒有缺少愛情的日子是多好呵，那些充滿著青春與自由的日子是多好呵，可憐的人常常炫耀他底庸俗到使人噁心的幸福，然而他却不曾想過，只有佔有愛情的人才幸福。化身呵。但誰又能相信，災難與幸福却比鄰而居，當我們相互低語：「讓我們相守到生命底最後一刻也別再分離」。然而這「糖衣」的誓言，又豈料竟成今日生活的苦果呢？

現在橫在我們中間底空間卻是這麼遙遠，而分離的時日又是那麼悠長。已是第四年的秋天了，而戰爭還在祖國繼續猛烈地進行着。

想想我們那一次最後的餞會吧，這是初秋的一晚，我們照常在「銀座」街頭散步，七

色的氣味，燈籠照往常一樣，給 藍的夜窗鑲着五彩斑斕的金銅鎖；酒排間的門縫透出來的這是往日那樣醉人的爵士樂。在旋轉着細碎的樹影和燈光的路道上，來來往往的還是那些有着一付可愛的醜陋的醉客……東京底夜還是充滿着美感，充滿着溫情，然而我們底心情却反常地是那麽黯淡。我們破例地不多言語，只是沉默地往前走，終於是順從了你底意見，我們闖進一家飲食店。

你知道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聚會了，因為在明天黎明之前，我更要踏上故國之途。可是你却不會知道：在這比決定了這個行程更早之前，我底心早就遠離着你了。

原諒我吧！因為我會欺騙了你，說是在人世間我再也發現不出比愛情更有價值的什麼底存在，而其實，那「存在」却被我發現着了，當我底胸膛第一次踏在異國土地上的時，我就開始對它發生了熱愛，而當人們殺它召喚是連生命也樂意交付出來……這就是我們底「祖國」呵！

然而，那一晚，你還記得麼？我會高擎一杯大麥酒，我說：「讓我們豪放地暢飲吧，麥酒的味道雖苦，但比這更帶苦味的酒也還等待着我們乾杯呢」。你雖則也高擎着酒杯，然而你却只用你的嘴唇沾一沾邊緣，我從這里已看出你到底是比我聰明多了。

如今又到第四年的秋天了。

戰爭還激烈地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裏進行着，在河套平原，在汾水盆地，在瀋陽邱陵

地，在大別山，在中條山，……在全中國，戰爭像春風里的野草那陣地蔓延着。

現在是秋天了，如果是在和平的日子里，我們會常常看見南來雁底編隊飛行吧，可是現在都全給殘酷的鐵鳥嚇走了。而那個編供給人糧以食糧的田野，現在却成為焦土了，在大砲管下吊着搖籃，那里却睡着我們的小兄弟；我們底祖母，正用着一對三寸的小腳，開始那長期的流亡，而戰鬥的任務却全交給青年和中年的人底身上了。……

面對着這樣的祖國，我還會指意於小我的溫暖麼？

黃昏

在薄暗的大街上走着……

這山城底大街，這幾上年代久遠的灰泥底大街，它是如此狹小的：一個遊客在它上面走過，也許會覺得稱它做「大街」是極奢侈的念頭。如果換一個空閒，稱它為「胡同」可更恰當些麼？然而在這里，在這山城裏，它確實是一條大街——兩旁鋪接着黑壓壓的店戶，在街心，人們熙攘地在擁擠着，空氣里飄漾着喧鬧的市聲，比起其餘更狹窄的更冷落的小街道來，它是頂闊氣的。

現在，我在這山城里的大街上走着，這所謂「大街」，其實就是二輛汽車並排走，就把街上的交通障礙了的。然而我還是意識着它是「大街」。是決不是錯覺！因為不同的時

闊和不同的空間，竟會使同樣的東西發生不等價位。

不單牌上底大街，拾起頭來，甚至這里的天空，也是那樣狹小的。「海闊天空」那種聯想，用在這里便是荒誕不經，這里的天空，至多只能比作一條渾濁的河。人們生活在這里，甚至連想像也是那樣狹小的；一切的「價值」觀念都不得改變；甚至連生活底邏輯，也是狹窄的。「時間」也被倒拉上一個世紀，因為在這里生活着的人們，是用着十九世紀或更久遠一點的時代的生活方式活着的。

我曾經到過不少的地方，那馬廣河這卻是寬闊的，光禿禿的。那兒自然也有狹小的街道，可是卻使狹小，卻是整齊光滑得帶一點寒涼味，更不沾上一點年代久遠的泥土。那馬底天空亦是蔚朗的，碧藍得像那里的海水。人們生活在那里，雖然不能說是過着美好的日子，但時代卻不會嘲笑他們的抱憾也。然而這一切，在現在看來，已成為一種虛假而又虛帶一點憂鬱的記憶了。自從那個戰爭，我們等待了多年的那個戰爭到來，不光是我所佔到過的土地，也不光是我個人底幸福，而是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人底幸福，都被剝奪了。……

我知道，有着不知多少的人，已不能回到過去的生活方式生活了。幾千幾萬的人像一道山洪般從地流着，流着，流向他們所不會到過的地方，流向他們所不願到的地方，在那裏過着他們所不會過過的或不願過的生活。我也是這些不幸者軍中的一個。我從來不曾到

過這兒，我將來也不想再上這兒來；我從來沒有像睡在這樣生活過，在將來，也不打算再這樣的安排生活。

也不單單是人民生活方式走了樣，自從有了戰爭，我們這裏已沒有春天；黃河改了道，花朵樣的人也憔悴了。現在是秋天，即使最天真的人，也不會妄想到棲霞山上去採紅葉，到秦淮河畔去聽歌，到黃山去嘗雲霧茶，到夜的上海去陶醉一段時間了。……

我在這山城星落暗的大街上走着，時候是深秋的黃昏。想起這一切，我底心也像這大街那地陰暗。可是若說爲了留戀過去的恩物而厭倦於這個戰爭。或希望它趕快結束，卻並不是我底意見。我自己現在就是戰鬥序列的一員，每一天，我站在自己崗位上去迎擊敵人。……

我底意思是說，爲了我們是那勇敢，在全人類面前，堂堂地以戰士底雄姿出現！爲了保衛祖國，我們不知付出了多少血和淚，不知殺了多少孤兒寡婦，不知犧牲了多少青年和勇士……這些代價應該保證我們將不再在這條狹小的街上走着，將不再活在這條狹小的天空底下，而且將不再用先前那種老方式安排生活了。……我們一定要活得更快一點，更幸福一點，更光彩一點，更風趣一點；在勝利的中國；在自由的中國底土地上。

自從有了戰爭，我老是這樣熱烈地期待着。

沉 默 之 旅

黃昏，火車終於把我們帶到一個陌生小鎮的站台，我們已經忘却在我們底生涯中這是車上的第幾次旅行（姑寬恕我用這一個奢侈的名詞吧！）。可是有一點却爲我們所清楚地明白的，我們底腳下踩着的正是我們絕不會到過的土地。

我們是十多個，一羣不自覺力地準備以我們底微弱的生命付與戰爭的年輕人。

蒼黃的暮靄快要變爲淺藍的夜色了，夕陽以它的疲倦的觸手輕撫着這村寨在五月的薇塞里的旅人。這一天正是一九三九年的五月二日。

我們以一種惜別的眼光注視着凝圍在暮色里的那列破舊的飽經憂患的客車，忘却在這沒有下車之前所拋別過的那一切缺點，我們記得如果這船繼續搭乘這列破舊的客車，就可以省去許多旅途的干涉了。可是鐵軌從這一站開始便早已破壞，而當火車需要照舊來行駛去的時候，我們却還得遙向第一級步行。

現在我們正沉溺於彷彿和一個有着許多缺點的友人快談談那時却只想與對方的好處那樣的心情，我們以這樣的心情和那負叛的我們底希望和千千萬萬的旅人底希望時客車談別，和那使我們來自遠方的鐵軌談別，而且——我們底過去生涯談別……

（我們是來自後方，如今却奔向戰場，爲了不自覺力地準備以我們底生命付與

（嘆非）。

我們在沉默中凝視着落日，向西方那帶紅色的山岡，凝視着站台上開過遮蓋了明月的月亮。列車的影子，映在月台上一切物象的影子，都彷彿已和行色匆匆、或靜止而我們的影子，都漸漸地，隱沒在水門汀的站台上去了。

然而我們各人心里廣蒼闊、理想和夢影呢？

我們各人提着自己寂寞的行李，默然地離出了月台，走過那細圓石子鋪成、兩旁的街上。沒有街聲，可是那時候混合的市聲和家屋里的燈光和疏落的微風和無語的哀痛。而那邊廣的夜空又綴滿了璀璨的繁星；那一夜是非常美麗的。

同伴中有着座客才飽的，很歡快地給我們找尋路旁一家「朱色」的旅館，我們早先「領」的客店了，我們準備在黎明之前，要向這第一座旅館。

把住時間解決了，之後，我們離了那旅館，向第一座旅館，解決一頓大餐，我們得已久飽晚餐。

這不知名的小鎮，現在彷彿是面通着一個世界，到處都是從小販販賣，從臨時發賣的市聲裏，從客店裏……；散出來的笑聲與歌聲，細微與低微，從明月中的這小鎮，像一朵綻開地在開放着的花。

我們十多個把一家小鎮的每個角落佔領了，我們分發着這有閑食，默然以吃者當宿。

我們牆上的冒着熱氣的晚餐。

從晚春之夜的靜穆的氣流中可以聽到那月蝕碎碎的石子鋪成的路上正很清靜地響着馬蹄的踏聲。抬頭望見那滿載了月亮的夜街，一隊隊塗栗色鮮馬驅着新裝的獵犬隊正打從店前以一種矯健的步伐從這何方移行。那隱隱地閃爍的綠葉，沉澱而烏黑的追風鞭和薄雲和這月上的晃晃的柏刺，在藍色的夜空裏閃着燦爛的光芒。如果光也閃爍着跑去那鐘聲的歸聲，也許你以為這是將要歸去的紅日沙黃的殘陽月餘。

「這景象雖然很優美了。」我們當中有人這樣說他拍了一句。那語氣似乎並沒有什麼作爲，只對準開的。

我們不當感嘆，因爲彼此雖然都不熟悉，却不是沒有着相同的目的和着工作在前一個目標上。也許我們甚至不曾互相談話，至少對於我，多半是這最優美的夜已已過去了。與人開玩笑似乎必不可少，但應心與心相通，我在那中是比較於腦筋的。他在這一行，是親密的友人，我也常常在周轉來往中底內心幾近於他的。

他像幾年前回到客店裏去。開門們了，而且還想行，很像是各人過去轉自已的行程。只有一因爲了心是滿載着許多事，不能安眠。

外邊是無邊的黑暗與夜。

我從床上起來，整理隨身帶着的一件行李，一把忠於我的小伙伴，！是這一個。它

沉默之旅

會伴我跨過高山，越過大海；也會分損過我底歡樂與憂愁，並且它永遠保守着我底生涯中的一部分秘密；常常常常苦於寂寞的重壓的時候，我會從這裏打開了我底心之門！現在會重新溫習那些久已如人世的風霜所刺蝕的記憶，我又重新聽說那些在我底生涯中也有過一個春天的日子裏所收到的信件啊！而今晚也沒有例外。

（當人類的記憶已淡得得似一杯走了味的陳酒，舊時代里，爲回憶而揮舞永遠珍藏着別人會給予我一點情感，也許如給予者早晚把這一切感傷遺忘，或收閉了，可是在我卻還是覺得那分最非常沉重，那情感非常新鮮）。

我帶着吳爭燈搖曳着的一起一落的燈光，重新又讀着那些久已遠離着我的人們底來信。一個朋友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間（多遙遠的日子呵）給我這樣寫道：「每人都是一面鏡子，我從你發見自我，你也從我發現你自己。我們的相識更令我們明白自己做人的價值。因爲每一面鏡子都是一顆友誼的心」。比在這以前更遙遠的時候，另一個朋友卻這樣寫道：「相信什麼都合理，如果不合理，便是自己錯了；如果自己不錯，一切都是我們的」。而另一個朋友卻在稍後的一九三七年四月里給我寫道：「人生的旅途上原是充滿光明的，充滿幻想的，它只等待着你去做。你做起它們就變成事業，而且發覺你的」。

我會着眼淚重讀這一切。記憶又帶我回到我底生涯中的春天，我記得那時候我並不是孤獨的一個。我既不缺乏友誼，也並不缺少鼓勵。這一切雖說已是遙遠的事情，可是對於

我彷彿還像昨日發生一般。然而那些曾期待過我鼓勵過我的友人呢？他們是分散得那麼遙遠，使我不敢妄想有再見的一天了。（如果把我底生涯比作秋天，那末這些記憶是屬於春天的。）

但如今繞着我眼前的只是無邊的寂寞與深夜。……

爲了排遣那內心的寂寞，我悄悄地向出了客店，走在撒滿了月亮的石子鋪成的狹街上，我一個人踽踽地走着，迴還是那麼靜寂，只響着我底一起一落的足音。我茫然地向東邊走，時候大概已過午夜了，街上臨時聚集的夜市提早已撤除，兩旁舖戶的燈光也已熄滅。可是深藍的夜空綴滿了繁星，自己彷彿是走在星網中。

「我往那兒去呢？」抬頭遙望着清朗的天空上閃爍着的獵戶甲星，我底心開始徬徨起來。

我走在這陌生的小鎮的街上，驀月色洗着我底爲夜露所打濕的衣服，懷着納且河畔受洗者希冀被那聖潔之水洗滌自己的罪惡那樣的願望，我渴想着那聖潔的月色會洗淨我底憂鬱。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我陡然覺得眼前的景物和剛才我所走過的一段有着顯著的差別了。不但兩旁的舖戶沒有先前所見的那麼完整，恰恰相反，簡直殘破得竟像經過一場兵燹。到處都是頹垣斷壁瓦礫殘碑，那些會生活在這地面的人們已不知去向，只有幾條野狗似乎爲

了這帶這些黑場面不忍離開。我這時雖然記起二天前曾在報紙上讀到假根轟炸並不設防的小鎮的新聞，如今眼前的景象給我證實了。

我不自覺地想起了十年前歐戰的愛琴先到底「世界的火災」。

「燒吧，燒吧，火呀，你是人世間最光明最溫暖的墳！」夢惡般地對自己這樣說了。

「你上那兒去？」
雖然彷彿看見一股旋風在廣場上咆哮着，一個披有袈裟的幽靈像一陣旋風那樣地飄來，他帶着微弱的聲調問我。

「我上那兒去！」我堅定地答道。

「你知道那裏邊只有饑餓、寒冷、疾病、流亡……？」

「我知道」。

「……沒有地位，沒有名譽，社會關係將變得空了，朋友將忘記你，親戚將拋棄你，而你的親屬將因憂慮以致死亡……」

「我會知道」。

「……還有，便是你底犧牲，也沒有什麼代價！」

「這一切我都知道！」我這般堅決地答道。

「唔，你是一個無可理喻的傻瓜！」那幽靈喃喃地低語着，陡地不見了。

我低頭俯依舊是一片無邊的寂寞與深夜……

於是我又在回到那淒涼的客店處原路上走着，不自禁地想起了屠格涅夫所寫的那首叫做「門檻」的散文詩。

我在這荒涼的原野上遇到第一次的鵲啼聲了，夜正深，霧正濃，路也正長，然而我卻並不感到「漫漫長夜何時旦」，因為天已將破曉！

窗

我喜歡窗，無論是有着豪華的窗飾的銅窗，帶着中世紀的古典風的百葉窗，甚或我底屋子裏的那扇嵌上木柵的矩形窗。因為它會給我帶來了充滿百靈鳥的歌唱的春天；蒼翠色的晚夏的夕暮；拾荒者在深秋的山道上檢拾紅葉的背姿；和在冬日的風沙裏趕着路程的駝鈴。我喜歡窗，給我底生活被幽圍在一個陰暗的小屋子裏，而我正意識着我底呼吸快要窒息的時候，常常無論黎明或夕暮，我僵攣着那會永遠毫不吝惜地供應我以陽光、色彩、夢幻……的窗。

窗，始終彷彿是一個玩味的能人，我從那裏會看到過高山、大海、平原、深谷……它又常常把我底視野擴張到無極的遠方。然而與其說我喜歡從窗內遙望窗外的世界，毋寧說我喜歡站在窗外遙望窗內的世界。窗在我底生活中是一個包藏了歡喜也包藏了傷感的保險箱。站在窗外遙望窗內的世界，這經驗在我是相當豐富的。

在遠比現在年輕的那些日子裏，我是有着夜行的癖好的。常常買了一點細微的然而卻在我底生涯中須經過一些溫暖的瑣事（也許爲了購買一本心愛的贈物，或爲了訪問一個久別的友人）。我會經不惜在冬夜裏冒着風寒在夏夜裏冒着驟雨往返於數十里途程上。而這些途程卻往往又是一條蜿蜒於荒塚與密林間的小路。請想想那時我是以怎樣迫切和不

安的心情趕赴目的地或歸路吧！然而當我底眼睛擴張到可以望見遠遠的遠處，有着燈光的人家底眼正向外邊的世界窺伺着時，我底心裏便充滿了正像半夜陰天的大海上迷航的水手第一次發現遠方的燈塔時的興奮，我彷彿感到勇敢，感到安靜，感到鎮定……我開始以前所未有的悠閒趕完那繁雜的途程。我彷彿覺得窗內的燈光也把我的心燈亮了。

爲了愛荷，我也喜歡那個會寫過叫做「荷」的一篇散文的波特萊爾先生。

常常當我爲那些人世間的滄桑之感壓迫得不抬抬頭時，每一次在深夜裏我會憤憤地躲黑暗的一角遙望窗內燃着燈火的人家。就在那用來隔離着窗內和窗外世界的一層薄紗上，我重新又溫習了許多後人世的孤獨所刻他的記憶。

然而窗到底是我底生涯中一個值得紀念的恩物，當我有一次爲了一個最誠實的友人的第一次爽約而耽誤了一件要事，我曾冒着深夜的風寒去訪問這個背信的友人，在我快要走近他底住處時，偶然抬頭發現那個爲我所熟悉的有着蒼綠色窗簾的友人的屋子依舊朗朗地亮着燈火，就在那層蒼綠色的薄紗上一對男女底相依相偎的美姿正像浮影那樣地透過我底視線時，我心裏一切都明白了。哦，一個幸福的友人！我只是默默地沉吟着，對於那友人的背信，竟沒有一點怨恨！我底心裏只充滿了祝福，對於那個背信的然而卻正在戀愛着的友人底祝福！而且從有着這一次的經驗起，我更喜歡從窗外遙望窗內的世界了。我知道即使是一個貧寒的家裏，那個閃着燈光的窗內的世界不也同樣有着溫暖或笑語麼！

能夠在國內的世界裏活着的人們都是幸福的。

然而這卻是一句常常生存在國外的人們口中，而使我生活在國內的世界，人們是從那陰暗的小屋子裏感到溫暖和舒適嗎？這是不可能的！

當晚是在這黑暗的火線上而日子裏，常常也在深夜裏從房裏的窗下走過，每一次當我借著微弱的月亮，看見那寒風的氣息和牆壁那裏的戰士們睡飽時，我內心裏便不期然地湧上一股莫名的哀愁。自從有這一次經驗以後，我不敢再懷疑自己也能生存在一個世界裏，我是不會生在國外再被一次燒傷的夢了。然而我還是喜歡那個能夠和我底心對面談話，無極的這方式的窗。因為我永遠喜歡能夠給人以陽光，色彩，夢幻……的這方。

戰地掇拾

一 當戰爭還在遠方進行着

一個具有無比的力量，超乎地殼；風暴；鹽泥；……所給予人類的威脅的字號，是「戰爭」呵！一個含帶着殘廢的人間味，比青春；戀愛；藝術；……更具誘惑的字號，是「戰爭」呵！戰爭是「災難」的泉源，是「毀滅」的化身，戰爭同時也是「和平」的敵人，「創痛」的母親。爲了它，我曾喊出：「付與戰爭」！

但我從不相信從血汗的罪惡之手裏可以建築一座光明的寶塔；我更不相信用殘廢的白骨可以砌成廣闊和平天國的樓梯。我的信念只是：血汗必須用血來沖洗，和平應當支付最大的代價。那就是說：「只有用戰爭來消滅戰爭」呵。

當戰爭還在遠方進行着的時候，當戰爭對於我還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誘物的時候，我正准一個高山森林的山林中工作；在那些日子裏，我以沙漠的旅行者懷念着泉水的心，懷念着戰爭。倘使一個現實主義者的生活是一層散沙，一個理想的耽愛者的生活是一塊磐石；那末那時候的我，將堅硬的應該屬於後者吧！

當戰爭還在遠方進行着的那些日子裏，在寂寞的山間的島嶼上，我常常替自己塑一個

戰士的幻像；或向蒼茫浩渺的雲天，發出對戰爭底懷慕的嘆息；在充滿亂札的印刷機聲和刺目的汽燈光的工作室裏，我常常寫着一個戰爭渴慕者的懷念，正像住在大陸的人對海的懷念。住在島嶼的人對草原的懷念，住在平原的人對山嶽的懷念，住在都市的人對田園的懷念……我，一個住在平靜無事的山國裏的人，正懷念着戰爭啊！

我以這樣的心情度過每一個漫長的日子，當戰爭還在遠方進行的時候。

一一 開赴前線

「開赴前線，這是一個多動人的字彙！」從一個朋友寄自遙遠的後方來的信上說。如果人間還有快樂，那末再沒有比理想成為事實更快樂的快樂了。今天我以微笑的心情我以春天的感覺，欣幸着「開赴前線」也居然成為我底生命更上的一段描寫。

是一九三九年的五月三日，這對於一個戰爭的懷慕者的我，是一個偉大轉關點：開赴前線！

但我們的行列沒有一應俱全的行頭，沒有聲勢煥赫的餽仗，沒有前呼後擁的排場。我們的行軍是沉默的，無言的；至少我自己是沉默的，無言的。今天，在遙遠的嶺北旅途上，現出了我們這零落的，寂寞的十多個。

是的，我們底行軍是那麼寒酸！然而每個人的情緒却十分豐饒。至少我自己是懷着滿

悲壯的心緒，正和一個殉道者走上斷頭台時的心境沒有兩樣。

這一天，浩渺無涯的天際像給一把野火燃燒，滾熱的氣流像流煙柱那樣地蠕動；就是風，也驟從風箱裏拉出來時那麼滾燙。這很容易使我有著正在熱帶的土地上旅行的錯覺。在五月的大陸裏，竟嗅不到一絲兒晚春的氣息了。

浙贛鐵路的東段以××做終點，過此以往，鐵路和公路都全被破壞了。我們開始沿著歪倒的凸字形的路面向前線移行。

「五月三日」——我昂著頭，以驕傲的心情低喚着這生命史上值得紀念的節日；這生命史上新的開場。我覺得沒有一種文字能描盡我這時的興奮；沒有一種音符能譜出我這時的心聲。正如沒有人能想像一隻脫出樊籠的小鳥，將如何欣幸自己今後自由的翱翔。

同伴是十多個，來自不同的地域；來自不同的階層；說着不同的言語；有着不同的經歷。沒有抗戰，我們終這一生也不會相識。然而現在却成為戰友，成為同僚。目標只有一個：付與戰爭！

「付與戰爭」！許多日子以來，我會這樣地宣誓過。爲了它，我把許多可以接近的友誼磨跑了；爲了它，我把許多可能享受的恩物拋棄了；爲了它，我把許多值得回味的記憶忘懷了。於是我就像一個一無所有的人，沒有躊躇，沒有牽掛。我將以戰地爲波瀾著的墳場而獻上生命底常綠的花環。

這真是個快樂的節日，因為夢幻居然變成事實。我開始靜看詭異的黑暗裡變化的景物，正像一位好奇客觀光一個陌生的城市。

這裏沒有烏鴉，沒有花香，沒有悠揚的爵士樂；沒有反響着影的燈光，沒有深憂難忘的悲哀良辰……這裏是靜寂！我底眼前正展開一個新世界，在五月四海火下，在暗煙險峻的低空上，我而迎着一隊隊來自第一線的担架兵羣和躺在担架上的負傷戰士。從每一眼淚從悲壯感的眼上，我看出每一個人剛才經歷過的戰鬥；和默察着那崇高的沉默的靈魂。那担架兵羣中還有一個人我所認識，武藝這一生我都不曾知道他們的名字。但每一眼淚從悲壯感的眼上，使我底心往！他們底表情是那麽安詳，彷彿這不會意識到自己負傷的多麼光榮的倒傷。他底底態度是那麽穩重，當他溫和地對一個負傷戰士說：「辛苦了，朋友！」他沒有什麼「難過」遲遲的問候，彷彿這不知道自己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附士！

在××路上，我們與剛起別樣的××增援部隊匯合了。我不願意我底視線走過了一個對象！這些著名的民族英雄啊，我彷彿在尋找古銅色的臉譜上帶了明日中國的曙光。

「上那兒，呵？」我好奇地這樣問。

「到××去！」有人這樣回答。

「我們是同路人呵！」我帶着歡愉的心說。

山道上揚着煙柱般的塵土，驅馬駛着追趕砲聲緩緩地向前方移行。戰士們肩上的捷克式

步閃閃着金屬的光。隊伍裏有人領頭唱起一支悲壯的歌，立刻大家跟着，那洪亮的音波匯成了一串巨響，彷彿像暴風雨快來時由微候，他們將勇氣是那裏舒昂，鬥志那麼旺盛，每一個眼睛都是緊緊地盯視着那不遠的最前方。他們在曲折的山道上，一個緊接着一個，彷彿是一串堅牢的鏈環……

這真是一個偉大的節日！開赴前線！使我想起了一些可敬的人物和一些有價值的著作：

梭拉菲摩維支和他的「鐵流」；拜倫和他的「哀格麗」。

三 難忘的印象

昨宵的夜色似乎還沒有退盡，黎明的曙光已像幾點點氾濫起來。流向山坡，流向田野，流向森林，流向村舍流向河底向邊來。

一個人騎着一匹瘦馬，手中揚着柳鞭，面迎着搖擺雨頭的晨風，衝開了殘留在空氣裏的晨霧，緩緩地走向十里外的流溪超然移行。

陽光彷彿在我胸心上起了照明的作用，使我有着一脈貫注的熱情。偶然間經過這狹窄的老馬去的背脊，記憶便不由地牽到那萬里新底「唐官莊」的一身上來了。

是的，從前萬里新這巨匠的筆端下產生的人物，對於我彷彿是一面鏡子。如今我正像

唐吉訶德那麼直挺——我有着氣吞牛斗的雄心，却不曾估計自己的力量有多少斤量；我固執地說：『我底生命付與戰爭，付與困難；可是我卻從不曾想過；我將獲得什麼代價，什麼取償；我更不知道明天的，我是一個困難的征服者呢，還是被征服者。』

在流溪鄉家，我會見了我想堅貞見的××師巡迴教育團的主任委員王副師長。於是我們開始我們工作崗位上的巡迴訪問。

七月末了，是一年中挺熱的日子。我仍舊踏看那四瘦膠滑着撫河東岸一帶的作戰據點移行。我第一次看到祖國的大地上，那些像蜂房那樣細密的「機槍眼」；像河流那麼交織著的交通線和許多像土墳那麼低矮過的工作，而在這些據點上，遍佈着我們底英勇的戰士，大膽北的保衛者。

在這兒，我和他們中間常常有看這樣的問答：

「同志，你辛苦了！」

「你才辛苦哩，長官！」

「到這部隊來有多少時候了？」

「×年了。」

「哦，是老兵啦，同志！當兵不太苦麼？」

「怎能說得上呢，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何況是打鬼子的大事情？」

「同志！你是一個模範軍人啦……你現在覺得在生活上最需要的是什麼呢？」

「我們什麼也不需要，除了需要日本鬼子多多來送死！」

「請照實說吧，後方的老百姓很想知道前方的需要。」

「報告長官！我們需要金鑲納箱，需要蚊帳子，……」

「同志！我答應你，一定向後方的同胞們提出你們的要求！」

這就是我們底民族鬥士的雄姿，他們所要求的是那麼微小，然而他們所給與的却是那麼偉大。沒有一顆星星抵得住他們底光輝的業績也沒有一面海洋抵得住他們底收厚的胸懷。他們真可說是恆星中的恆星，海洋中的海洋，這些典型的人中之傑出者啊，爲他們，使我忘卻一切辛勞與苦難，忘卻一切寂寞與憂愁，而且難使我永遠不敢有所申訴。

這真是一個難忘的印象，直到我底生命的最後一天。

軍旅鱗爪

一大松樹下的國旗

秋風起了。

這戰鬥的第三年的秋風正翻着破底戎裝，我清楚地記得，自從穿上這一身戎裝，我就開始用另一個方式來安排我底生活：用另一種觀點來解釋這世界，且用另一種官能來體驗這人生了。

如今我以經驗一百一十六度熱線二十八度這空間上的一角鄰近第一線的小村落作爲我底工作據點。日也好，夜也好，我底生活完全給過居作息的時間表與各式各樣的技術支配着。在這兒，自由已經削弱到最低限度的水準點，人生已經歸納到最狹窄的範圍裏。想想吧，你是海的愛慕者，陽光的爱慕者，自由的愛慕者，我，也曾是那時永遠在旅行中的冒險家人的跟蹤者，也曾是那些充滿着幻想與夢想的文章的耽溺者。如果是在和平的時候，我將要過這樣的生活，過出最沉重的抗議！我將要大聲地說：『這樣的生活不是一個「人」所能忍受的！』然而，自從我穿上了戎裝，我却不曾發出一句怨言，不只沒有怨言，我底頭顱倒過着比現在更艱難，更拘束的生活。當我第一次看到在藍色的天空上，正

飄揚着，一面不自由的國旗的時候，我絕不會有過離開崗位，離開戰鬥的念頭。

特照著起居作息表，每天早晨四點半鐘是吹起牀鈴的時間。每次起來，窗外還是清涼的夜色，十分鐘後，聽得用跑步的速度從任處走到山後的一個廣場上參加升旗禮。

似乎是為了避過敵機發現目標，主持人顯然預先化費過一些心思選擇了現在這個可以掩蔽的地點：它在廣場一角的一棵大松樹下，豎起了一枝旗竿，當我們的升旗禮完畢時的聲音中進行時，我看見那面緩緩上昇的國旗的上空正覆蓋着一層濃密的霧氣，但霧氣的障礙而阻礙着一個廣闊而自由的天空。霧屏斷了。這面國旗也已升到旗竿的頂頭，正安穩地懸在大松樹的枝葉下。

每一次當我參加這樣的升旗禮，我不能夠分析當時的我是有着什麼成份的複雜心情。這裏也許有悲憤，有痛苦，有羞辱，也許還有一種洗刷不清的仇恨！：我不知道！但一個新的決心却在這時種下了。我暗暗地對自己說：「如果我們的國旗，不能夠像自由的飛鳥那樣地，招展自己的美姿於光天化日之下，那末，對於眼前的那種不自由的生活，我絕對不再計較了！」

當我再一次抬頭仰望這一面國旗時，我彷彿正觀看苦難的阻圍。這時它恰是那面被風吹在旗桿上，一種無可奈何的手勢。我知道，旗子如果會說話，它一定要提出抗議：「讓我們在自由的天空下！我不需要這棵大松樹！」

是的，如果旗子會說話，我知道它是會提出抗議的。仰望著這一面松樹下的國旗，常常有著許多美麗的故事會在我底腦中掠過：十四年前上海的聖約翰大學生爲了一面國旗而誓斷憤而離校，趙翠一向是馴順的綿羊，竟做了叛徒，另外組織一個大學表示對抗。二年前由於楊基敏女士的獻旗，使全世界的目光都集注於「四行孤軍」。當那面國旗飄揚於湖骨水泥的「四行倉庫」的屋頂上時，多少同胞在飲泣，多少同胞在狂舞，甚至那些碧眼黃髮的異國人也不禁一掬同情之淚。……想想這些詩一樣美的故事吧，任誰也不會相信有著這樣偉大的革命傳統的國旗，能夠牽引幾千整萬顆心的國旗，是會永遠鑲在大松樹底下的吧？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正義一定能夠戰勝強權，它一定要飄揚於青天白日的高空上！總有一天，在全中國的領土上，沒有一面國旗會躲在大松樹下的。

我這樣的確信著。

二、一百六十八個

「訓練重於作戰」！

人們每一次從辦公的地點指出，首先總得看見這條白布標語。

××師爲了響應這一個號召，因此集結了一百六十八個下級幹部，讓他們有一個機會接受政治的和軍事訓練。

我的工作崗位使我常常接近他們，這一百六十多個。雖然在這之前我們並不相識，甚至在彼此的腦海中從不會有對方的印象存在過。可是時間却慢慢地讓我們了解他們，認識他們，同情他們，正像我對自己最親密的友人一樣。

許多日子以來，在每一個深夜裏，我已習慣於守住一盞孤燈沉溺於玄想中，或者耽讀著自己深愛的讀。這時他們被指定要寫的「自傳」，或白天和他們作個別談話的紀錄，也常常成為我的贊物之一了。

從他們所寫的或我自己所記錄下來的材料裏，我清楚地知道，他們當中幾乎每一個人都已長久地離開了資本，離開了文化。其中有幾個甚至一生中也不會接近過它們！有些人甚至連常識以下的事物也不給理解，不能吸收。可是今天有誰能能夠責備他們！誰夠資格說：「這樣的素質，怎配抗戰？」今天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是他們，用最直接的方式支持著抗戰的是他們，可是所謂有著高度修養的人們却偏躲在遙遙的安全地帶，在那兒過著昏天黑地的生活。」

他們當中的一個，在紙上寫出了這樣的申訴：「我知道我自己的知識很淺薄，夠不上當一個現代軍人，可是這難道是我的罪過？當我還只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就挑過生活的重担了，挑起即他是一個成年人也不能負荷的重担！」……是的，這難道是他的罪過？生活的重壓，貧乏的家境，寒微的身世……却常常使一個人遠離了文化。因為這今

天，所謂「文化」這不是每個人都能享受到的寶貴的思想。

另一個人却這樣自負地寫道：「我知道這話能夠學好，因為學問這東西，對任何人都是公開的！」我相信他說的都是實話。我很清楚這是一個人，他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有著一張氣宇軒昂的面容，一付北方人所具有的強悍的體格。他有著海船上服務過，到過不少通都大邑，見過過各式各樣的人物。他並不像普通一號長久地隱匿在廣漠的軍人那樣單純，他有著多方面可嗜好和機智。如果他的出身，換在一個環境優美的家境，我相信他的成就，是無可限量的。

我隨手又翻開另一卷「自傳」，我讀到這樣的一段話：「我是一個中士班長，可是我自信我的前途是光明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說過「班長」，但他們今天都是德意志民族的元首了」。我儘在讀著一章夢話，我知道這青年班長，有著很不正確的英雄思想，但是他不肯沒聲無的地位這和風波上說，他還是值得稱讚的。

我讀完這篇報告，讀到一個具有強烈的自信力的青年班長，我反對他說：「你與其想學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倒不如學學魯克吧！因為後者的成就對於人類才是有益的」。

我知道他也許不領我的話，因為他一定不肯聽別人說起過魯克，這一個偉大的德國退伍兵曾寫下了「西線無戰事」這本不朽的著作。

可是我很想對這青年班長說出我想要說的話。

三 鄱陽湖之子

距離我辦公的地點只有二里半遠的那邊，有着一個被附近鄉民叫做「駝背」的湖。這湖俗氣的湖名，在我還沒有到這裏來之前是絕不會聽見道。可是它極「系出名門」：它是美麗的鄱陽湖的支流，是偉大的鄱陽湖的兒子。

在陰暗的工作室裏，滿眼都是「宗卷」，「油印」，「課目配當表」，「牆報」，「標語」，……看得實在太膩了。偶然站起來向窗外望，却是廣闊的天空，金黃的田野，紅日相間的菜園，如潑瀉在濕潤的陽光下的「鄱陽湖之子」的碧波呵！每一次當我遙望着二里外的「鄱陽湖之子」，我那顆陰鬱的心就開朗了，彷彿沙漠的旅行者遇見綠洲夜宿時的心境一樣。

常常當我給排遣不開的憂愁纏繞，不能抬頭時，「鄱陽湖之子」却拯救了我。遙望着二里外的碧波廣漠，一切的思想都消化了。我立刻把一切的工作暫時擱下，用這「鄱陽湖之子」作室，走在那可以對望的湖面上。

在山林裏，樹林的清幽法就與湖邊的散步或浮沉在那一片細碎的綠波上。這時我是沒有拘束也可隨意。人間似乎都遺忘了。從水裏爬上岸邊來，望着自己投在泥灘上赤條條的影子，情不自禁地會作着一陣狂笑的狂笑。如今我的身體是在前線？還是後方？我目

已也不能判定。自由與解放把習慣於拘束生活的我弄得糊塗了。

記憶似乎又把我帶回到三年前的日子裏了，在大海的那邊，在北條館山的海岸上，在「江之島」的碧坡上，那些充滿了自由，充滿了歡樂，充滿了青春；的日子是多好啊！那些日子是用一連串輕鬆的音符譜成的，那些日子是用一連串赤裸裸的心絃成的。如今面對着我的雖是一個不知名的湖，可是我却以為我真的又回到從前的日子裏了。

陡然從遠處傳來一陣尖銳的叫聲，我的視線立刻向原野的四週搜索；我看見在田野上工作着的幾個捉襟見肘正仰望蒼藍空互相傳話，接着一陣「噹噹」的金屬聲輕輕地打耳邊掠過；我在這時也把頭抬起來，一隊紅杏裝的轟炸機在一萬尺高空上作着編隊飛行。我知道它們正飛往後方的城市去完成那無道的殺人任務！我底腦神經雖然還能思索，可是我已趕走了剛才的記憶，我又回到現實的世界上了。

我看見「鄧陽湖之子」的綠波似乎也留住它的笑臉。

怒吼吧，鄧陽湖的兒子！我不需要你做恢復我個人的疲勞的溫床！

永遠的記憶

記憶帶我回到去年今日和鄰接着這個偉大的紀念日之前的幾星期。那時候我正像在今日的這些日子裏苦於那些悶熱的天氣，倦於那些機械的勞役。沒有靈感，也沒有想像；既不會哭泣，也不會歡笑。我只能自擬是一隻受了箭傷的小鳥，無論是黎明或夕暮，已不能迴繞寺院的鐘樓或蒼鬱的茅棚；又如一匹折足的驚馬，已無法勝任艱難的重負和遙遙的遠行。

也就在這些日子裏，我常常走在我工作着的那個山城的街上，我底視線不會遺漏一個對象——那成百成千的小市民！我看見許多似曾在什麼地方會見過的面龐：那種表情既不是耽迷於以娛樂自己為目的的悲哀，也不是沉溺於似近狂妄的自我陶醉，那些面龐既不會告訴我以春天的消息，陽光的溫暖，也不會透露過明日的輝煌。可是當我面對着那樣的面龐彷彿在喝着一杯走了味的混合酒，而不知不覺會從那裏感染了一派烟樣的哀愁。我，似乎看見每張面龐表着一種無可奈何的焦躁，正像在一個日暗天低苦於悶熱的日子裏，人們在焦灼着暴風雨的婚姻來遲的時候。

是的，那樣的面龐在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裏都可以看到的。人們自從「台兒莊」之役的勝利以來，好久不會再聽到使人興奮的消息了。然而我們卻眼巴巴地看見許多萎縮一個

接連一個地失陷，許多惡耗不斷地傳來，沉悶，無限的沉悶！在那日子裏，在全中國，人們是何等悶悶地呼吸，苦於焦慮啊！沒有一個有靈魂的人不爲那長期的窒息感到痛苦，是失了安寧。

我永不會忘卻這些日子，我永遠不會忘卻在那山巔裏所看過的顏面。我彷彿意識到這些顏面的總和是一個愛國的雄圖的顏面。我記得在那些日子裏，我只常常用一些有價值的讀物來與我自己——像拿破崙的「在萊比錫」，雖在焦灼的心境使我覺得接近它。

「暴風雨的日子快要來吧」？當當那那種似曾相識的顏面上，甚至在我自己的顏面上顯出這樣的悲悶句子。

這一個疑問終於也得着解答了。就在十月十日的晚上，無線電波將「薛兵團在南韓線上殲滅日寇二萬」，這一個消息傳遍整個山嶺，整個中國，整個世界。

暴風雨果然降臨了！

我將永遠不能忘記這一夜，我永遠永遠對前人致謝！爲了他們在這個偉大的紀念日給我們帶來這種高價的禮物。一切的情狀似乎都在眼前：我記得那一夜，就在我工作的地方，那些困難也久已終於繁重的勞役的伙伴們是何等快樂！何等歡愉！我也何等快樂！何等歡愉！最沉靜的人都會在這時候引吭高歌；最拘謹的人都會在這時候放浪形骸。勝利了！

「總外」迅速地把這一個偉大的盛會傳遍了當地的居民。於是成百成千從靜謐中驚醒的農民，帶着慌忙的臉眼衝到頭上，歡呼，歌唱，混合着砲炮的爆裂聲，圍成了一連串的暴風，暴風雨果然到來了！

這時候我也走在街上，擠在這些狂熱的人流中，從那些起落的火光裏，我看清楚不認得過的顏面。這些陌生的顏面正告訴我以黎明的消息，陽光的溫暖，而暴風雨後的晴朗。這些陌生的顏面的總和使我意味到明日中國的輝煌！

這已是一年前的往事了。如今我驕面對着一九三九年的十月十日，但我却常常耽於這甜甘美的回憶。這些日子還像去年那麼熾熱；人們也還像去年那樣觀看彷彿在久旱裏驚濤驟雨時的豪情。可是今年應該不同去年，天應該決將降臨！這幾天從長沙的外圍戰役接二連三傳來不少捷報就是一例鐵證。我們將有一個空前的勝利來做這個偉大的紀念日的獻禮吧！現在智慧真明瞭！

陣中情味

歸來人語

營房裏的生活原是平凡得像一碗白湯或一杯開水，既沒有味精，也不會添上「太古車糖」。又如習着軌道遙遙向目的地疾馳的列車，從這一個程站到另一個程站，絕對不容許誤點，誤班。

沒有到過營房裏的人們，往往喜歡在想像中把那裏的生活塑成一些閉門造車的幻影。真正如熟悉居民底層中的北極風光，行乞者底櫃中的皇家晚宴的菜單，往往和實際情形流不相聞。

對於這些沒有到過營房的朋友，我慚愧只能說出這樣的老實話：「他們的生活很平凡，像一碗沒有加鹽的湯，或一瓶走了味的混合酒」。也許我會乾脆地給你抄下一份營房裏起居作息時間表，於是你可以知道他們在什麼時候起牀，在什麼時候行健身運動，在什麼時候吃早餐或晚餐，在什麼時候上衛科或學科，在什麼時候遊戲或就寢。你開始會覺得他們的生活竟然是如此平凡，正像你在文學校時所過的生活一樣。你也許會進一步翻破那想像中的幻影！

每一間宿舍裏住過一些日子的人，都深深地覺到中國軍人生活的枯槁、單調、無味；雖然軍人天天進食是以營房爲第二家，然而這裏的營房生活却永遠缺少了一種家庭的溫暖，這幾乎是中國軍人的悲哀（這種悲哀，作爲一個強項的軍人他是斷然拒絕向別人傾吐的！）。

駐在遙遠的火線上的那些日子裏，無論在任何場合，我幾乎不曾聽到一聲申訴。雖然他們所過的生活是世界上任何國家的軍人都不能忍受的生活，但是我底視線經常地投在綠歌正面的顏面——戰士的顏面時，每一次我底心裏便爲那顏面上的堅忍的風度所震撼了！風度，使我想起基督的受難和一切殉道的聖者。我開始覺得中國的軍人實在太好了，那裏只有中世紀時歐洲的苦行修士差堪比擬！對於他們底平凡生活的收斂不滿，這不止暴露了我自己底不經風雨的脆弱而已。

果然中國有這樣好的軍人，是決定我們抗戰必勝的條件！然而老讓他們過着如此平淡的生活，却是每個統帥國民不可饒恕的罪惡，請在他們的生活裏添上味精和肥料讓它開花結果，有一個溫暖的春天吧！

師 爺

在部隊裏，我底工作崗位使我常有機會在各個單位作短期的駐足，在那些日子裏，沒

有什麼事物能常常引起我底注意，除了我現在所要描寫的叫做「師爺」的人物，這詞的，被遺忘了的人物。

常常在陰暗的工作裏，我遇到他們。我看見那些沒有康健的胸脯的身腰弓字形似地，正俯伏在桌上，常常默默地聽着這樣的背姿，我底胸懷就不禁湧起一縷莫名的酸楚。想像帶我走到荒原，錯覺使我看見散在荒原上的古塚旁而俯仰。當我第一次看到這些永遠苦於勞役的背姿呵，我懷憶我底眼睛是否面對着俯仰？或者是生靈？

請想想吧，日也好，夜也好，那些舉起青筋捏着槓桿的手，如像一架機械似地在紙面上移動，於是無數蠅頭似的細字一個接連一個地從筆尖上滑下來，那怕這些文字沒有一個為他們所理解，或為他們所喜愛，然而那隻手，却成為一件不能自主的機械：它必須按時工作，按時生產，這是多單純，多無味的工作呵！這種以抄襲別人的思想為事業的事業！然而他們又必須按照規定完成，世間上還有比這更無味的活兒？德國的悲觀派曾豪氣地本華說過：「替別人的奮，彷彿讓自己的腦袋給別人跑馬。但這些被遺忘了的人，却永遠不會對自己底抄襲工作提出抗議過。可是你能說他們對於自己的工作感到滿足麼？請看看那些凝神注目於自己手上底抄襲事業的眼睛，那些滿佈紅絲的倦眼，那些蒼白的臉面，那些失去光澤的蓬鬆的頭髮……它們會告訴你以希望，夢想和明日的陽光麼？在我，却彷彿讀着一個被遺忘者底苍白的一生呵！我有些茫然，我也有些悲憤。

難能拯救他們呢？當你在偶然的机会會到他們，你樂意代他們呼籲麼？

改良這些人的工作待遇，或者在體制上增加這些工作人員的名額以減輕他們工作的負擔，我認為是必要的！

「師爺」！你雖然有著這樣一種尊敬的稱呼，但它和你底實際生活却是不相稱的。師爺，我同情你！

政工人員與醫務人員

一個是心理的治療者，一個是生理的治療者。這兩者之初常常使我在想像中變成一個具有健康的體魄和靈魂的「人型」。

抗戰已進入第二期的階段中，「政治重於軍事」，「精神重於物質」，「鋼練重於作戰」，已為最高統帥所一再暗示。前者責任的重大是不消說的了。但是常體在告訴我們：偉大的精神寄於健全的身軀，所以我們不光注重心的修養，而且也考慮到身的修養，因此後者責任之重也是不弱於前者的，這些心理的生理的治療者，現在正充滿於全國前線的每個單位裏。

效果怎樣呢？自然，困難是有的。老把一個健康的人當病人看，今天要他打針，明天要他服藥，後天要對他施手術，一定要導致反感、疲倦。有些人對於前者已提出抗議了：

陣中情味

「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政工人員來講話！」對於他者呢？，雖然還沒有聽到什麼部隊的聲言，但是病人最怕吃藥，照理猜想，無事不上三寶殿，怕也不見得有多大好處呢？

然而中國畢竟在進步了，中國的軍人也畢竟在進步了。雖說他們依然不喜歡吃藥，但是他們却不致一筆抹煞藥的價值。當他們的心靈上飢餓了，會渴求充實，當他們的生理上有病了，會渴求治療。如今多數的部隊裏，已有了圖書社、隨軍劇團、俱樂部；如今多數的部隊裏能夠重金禮聘醫學專家，能夠規定每個士兵每月有一角錢的醫藥費……這一切都證明了中國畢竟在進步了，中國的軍人也畢竟在進步了。

只是如果自己的「手術」不高明，本身條件不充實，不健全，自然是會招致部員與群眾的！因為中國的軍人已從廢康時代渡到成人時代，你得當心那銳利的眼睛，你得當心那「庸醫殺人」應受的極刑！

但是，政工人員和醫務人員請省同，部隊依然需要你們！因為他們需要健康呵！

階 級

「階級服從」一向在部隊的整理教育上被列為第一個課題。世界上儘管存在着頂端與底端的國家，但總除「階級」的部隊却不會有過。

一般不會體驗過部隊生活的人是無法理解「階級」之在部隊的作用。「階級」雖然使

他仍想達到專制，橫暴，權威……和一切非民主的概念，老百姓喜歡逃避兵役，對於「階級」的服服，也應該視為主因之一呢？然而另一方面，「階級」却被認為人生的實有的，人底價值的分量。於是也有用「階級」的晉升來鼓勵後進的向上爬，也有用「階級」作為指揮工作的動機，也有自早在官位上會弄了「階級」的依戀而日趨形穢，也有自大狂妄却往往以自己得到較高的階級而不可一世，於是不少的人生悲劇都從而發生了。

其實對於那樣的階級，紛紛的無謂或過份的強調，只是證明你自己愚笨得可笑，你終不致於強辭奪理地說：「兩錢半的銀幣」的作舊信馬克——一個偉大的德國退伍兵，對於人類的貢獻會勝於德元首希特勒吧？

對於「階級」，我們認為這只是國家在制度上規定各種不同職務的標誌，所以「階級服從」，也就是對職務的服從。只有在這種見地上，我們才支持「階級」，尊重「階級」！

軍郵差頌

當我們在駐足於遠離交通線的那些小山村的日子里，那間有着一張正直的臉面和一副善良的心腸的軍郵差，在我們那一個彷彿被遺忘了的世界，却成為我們分秒也不能忘卻的人物。

在每一個寧靜的夕暮裏，吃過晚餐以後唯一的心願：既不是一種奢侈的水菓；也不是
一回悠閒的散步，而是那信箋從那個永遠風雨飄搖地會在這時候來自遠處的隱秘的軍郵差
手裏，得到自己期待已久的信件啊。

常常我們會在村口的一座石橋上守候着，計算着他在什麼時候就可以到達的時間，我
們往往在焦灼的期待中終於看見他從碧藍的暮靄裏走過來，我們這些餓於友誼，餓於溫
暖，餓於人與人間的關係而被遺忘着們，是以怎樣貪婪的眼光注視着軍郵差背負着的郵包
啊！我們沒有一個人不喜歡這軍郵差，因為他會永遠不懈疲勞地給我們帶來了我們所渴
望着的消息，我們所需要的情誼；我們所缺乏的鼓勵……那些來自我們所曾駐足過的世界
裏的恩物啊！

在這樣的時候，常常我們是以怎樣一種戰慄的心情等待着命運的判決——當他打開
郵包的時候。

於是我們可以看見那些幸運者往往就在這時候得到了他久已期待着的信件；也許是來
自他底戀人的一封信；也許是來自最親密的友人的信；也許是來自最慈愛的父母的信。這
些幸運者在這時是以怎樣興奮的顏色炫耀着他們的「戰利品」，同時是以怎樣貪婪的胃囊吞
食着信件的内容阿？而在這時那些兩手空空的不幸者却以怎樣怨憤和羞慚的眼光釘着那傳
已被搶空了的郵包和那位有着一張正直的顏面的軍郵差阿？

「真的沒有我的信麼？」常常那些渴於信件的「不幸者」會發出這樣的聲音。總有極其著
那軍郵差會故弄玄虛把他的信件扣押起來似的。

終於那老實的軍郵差聽到這樣的疑問時，均顯出非常窘迫的樣子，他甚至不知道要用
怎樣的措辭來對付這些不幸者的質問。

然而這一個只看一眼正直顏面和一副善良心腸的軍郵差，却始終是我們這些久已被遺
忘了的人們底常在記憶着的人物。我們會把自己的希望永遠寄託在明天的夕暮，而在郵
時，我們會照例永遠不知疲倦地在原來的地點守候着。我們將會照樣以怎樣一種心平氣和
的風度等待着那命運的揭曉啊，並且我們常常有着一種直截了當的幻想：在那個我們所
曾駐足過的世界裏的人們，該不會忘却以直接的方式担負着更困難的任務的我們呢？「今
天我應該有信！」這幾乎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的信念；當那位樸素的軍郵差依照老例在同樣
的時間出現時，我們是以怎樣興奮的心情想擁抱他啊！

軍郵差，你在那些久已苦於寂寞，苦於勞役的戰士面前，你是以怎樣正大無私的姿態
出現啊！你既不會分享別人的快樂，也不會故意使別人痛苦。然而你却永遠以最大的熱心
負起這種與自己沒有絲毫瓜葛的工作。軍郵差，你在我底平淡的軍旅生活中，將成為我底
記憶裏的密友了。

新型

實際的營房是比想像中的更為乏味，更為冰冷，更為沉悶的。只有在開窗的那一天，纔給營房帶來了笑聲，帶來了歡唱，帶來了溫暖。我們的士兵與本來大都變成一種農民的野蠻風格，一種大膽國民敦厚的氣度。可是在一天裏，從他們的行動上却可以看見豪邁，瀟灑，粗獷，慷慨；一種海賊的作風——這是中國軍人生活的原型。

假定你是一個遊客吧，請在這一天裏到營房裏或鄰近在它附近的沼澤裏觀光。你會懷疑自己的眼睛是否面對着現實的世界，抑或是一個遠年的夢。你也許不會相信，我們這些從幾千年傳統的封建勢力重壓下生長的士兵羣，他們竟然會洗刷清純民衆的舊習，他們竟毫不猶豫地將一個月的所有換取半小時的娛樂，和短暫的却永無絲毫企圖的友誼。當我低頭時，彷彿像那些經過長期禁慾生活偶然被在女人身上時的純烈眼睛，而對着這精緻近放浪形骸的場面時，我底心便怒湧着彷彿變態看見一個遠年夢境現時的歡欣！現在我親眼看見農民羣中的兵士變質了，那些狂放的歌唱，那些醉後的醜態，那些豪邁的動作，那些溫情的微笑……在告訴我們！

在告訴我們中國士兵絕對沒有那些專以辱罵爲能事的外國卡通警察所描繪的醜態；在告訴我們中國士兵並不如紳士淑女們屬中所想像的天牛賤骨；在告訴我們他們也有着優婉的人

極；他還那樣渴於生之享樂，渴於人間的貴賤；正反視着住在另一個世界，能夠過着較寧靜的生活的世界裏的人們太吝嗇了！請想想吧，打了兩年零三個月的仗，你可曾給我們士兵以多少同情？多少鼓勵？多少安慰？然而他們却相反地慷慨得連生命也交出來了，沒有怨言，沒有抗議。這樣的戰士，在世界軍人羣中，幾乎是一個偉大的奇蹟！

生的懺悔

「孤獨」

一位叫做尼古拉撒爾塔的作者，曾以這個帶著酸味的手眼作爲他底著作的題名。其下生似乎也曾有過這樣的名言：「唯孤獨者是最智慧的」。

我底生活是孤獨的，但我底孤獨卻象徵着我底趣味；或更恰當地說，只是一個人生的慘敗者底無可奈何的煩愁。

我已不能記憶年歲的正確數字了，我只彷彿地意識到：好久以來我就只是一個人，沒有同情，也沒有安慰；我活在這人間，彷彿一個人面對着一連串沒有太陽的陰雨的日子，只能盤伏在一個被遺忘的角落；或者如像一個拾荒的夜行人，只能做出一些自解自慰的玄想。

可是有一個時期我也恰像別人那麼地生活，生活裏充滿着友誼與愛惜，充滿着春天，充滿着人與人之間的溫暖。那時候，我並不同意尼采所曾說過的那句話：「這世界，永遠是不圓滿的，一種永遠底矛盾的畫圖，而且是不完善的畫圖」。恰恰相反，我却覺得這裏「無是超乎我預想以上那麼圓滿，那麼調和，那麼富於彩色的夢幻。就在那些宛如隔世的往昔裏，我曾以寂寞的心度過時期的每一分秒，也曾以媽媽那麼溫靜的心去計劃生活的寒

來。那時候世界對於我就像一首抒情的歌，永遠不讓走失了一個光明的，希望的，蒼蒼一隅天。味的音符。那時候我感覺體內每個細胞都發振，都充實。在愉快快樂的時候我得盡情快樂，在應該工作的時候我知道專心工作。世界彷彿又是一條康莊的大道，而我就像一個懷著氣吞牛斗的雄心去奔赴那遙遠征戰的旅人。我能夠確定將走多少路程，和預計將有多少收穫……

這些美好的往日呵，如今是永不再來了，恰像一塊遺失了路標的野馬使人無從尋找一樣。

如今我却彷彿被閉鎖在冰窖裏，許多日子以來我已不曾觸到滿握的溫暖，甚麼不曾聽到一聲緊張的呼吸。可是也沒有比這些日子更使我懂得做人的價值的日子了。正如再沒有人比一個寒信者更懂得金錢的價值或比一個饑餓者更懂得麵包的價值一樣。同樣是一個溫情的微笑，一句親切的呼喚，或一次無言的握手，可是如今我所體味到的意境却遠比以前深遠了。這孤獨的生活，誠然使我痛苦，但也得感謝它，因為有了它才使我得着充分的時間去反省自己過去的生活。如今我沒有餘暇去詛咒這人間的黑暗，但我却有若更多的時間去證實自己過去為什麼會那樣無知地浪費自己的青春。

也就在這些被遺忘的日子裏，我含著眼淚內疚地讀了屠格涅夫的「門樓」，接著我又以同樣的心情讀了出自這位可敬的人物底「俄羅斯的言語」。可是我却不曾有一絲感傷，

因爲懺悔過後的心是純淨的，我慶幸自己的無罪，我流的也只是快樂的眼淚。

「我今後不再爲了收穫才去耕耘，也不企圖爲了利益才去計算；人類生活最崇高的舉動不是向別有所求索，而是向別人有所給與！」

我這樣地宣誓了。

而且我將不再做一孤獨的人，做一個戰士！

中國底課題

我們是一個向來不講究戰爭的民族。遠在五千年前，我們底祖先所常唱的「擊鼓歌」，那首作爲我國最原始的民謠，會實地紀錄了我們先民是怎樣地在享受着「種偉大的和平生活」。五千年來，在我們底先民偉大底文化史底寶庫上，是從不會騰出過一個位置給那些好戰者。我們底「至聖」孔子，雖然知道終其一生都在傳播和平的福音，但是發孟子斥爲禽獸的墨子，也是一個主張「非攻」的和平大師。我們沒有像荷馬的「奧特賽」與「伊利阿特」那樣對戰爭充滿了欣悅與敬頌的史詩；我們的民族詩人杜甫却只給我們遺下充滿哀怨悽愴的「從軍行」。我們沒有彌漫戰氣的秦簡，沒有瀟灑着戰死者底血腥味的阿爾卑斯山；我們底藝術的象徵，滾滾的長江與黃河，却給我們產生了燦爛的文化和歷代愛好和平的聖賢君主。我們底國家，絕不會給予那些建樹過種大戰功的勇士們以應得的光榮與代價，「捐忠報國」的民族英雄被武程却遭逢了一個枉死的下場。西洋人爲了「宗教」問題有過三十年戰爭，巴爾幹半島的一顆子彈，却因此喪亡了幾千萬人。我們底則也有過一個橫亘四世紀的秦漢戰爭時代，但我們底先民長久地在這樣的日子裏生活，却並不會沾上一點像「斯巴達民族那樣好戰的性格。我們民族也曾一度滅亡，但對方却沒有殘殺我們底有力的抵抗，甚至我們和那征服者相處得竟像一家人一樣。我們立國建國已有五千年，但也僅僅歷

在漢武帝和唐太宗這兩個好戰的君王。他倆雖則給我們遺下幾倍大一塊版圖，但我們却始終不會給他倆建造富麗堂皇的紀功坊。萬里長城原是我們消釋地防禦外敵侵入的堡壘，廣以說到窮兵黷武的本領，秦始皇到底比不上拿破崙。……

我想世界上再沒有一個國家能像中國那樣地不善於打仗。無論是個互相間的事務或國際間的糾紛，我們總不願意訴諸武力來解決。五千年來，在中國人看來，動刀槍始終只是少數人的事業。西洋人以服兵役為每一個成年國民底天職，但我們底人生哲學，却教給了每個人認爲當兵只是二種社會遺棄的人物，所以我們這四萬萬五千萬活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人，却實在沒有多少人能正確地懂得最基本的國家禮節，……這些英雄的事實告訴了世界，只有中國才是一個厭惡和平的民族。

可是中國從和平裏取得什麼酬報呢？一百年來，我們經常在帝國主義底殘酷政策的淫威下喘息着，每一條不平等的條約都在紀錄了我們底全部屈辱的，卑賤的，可恥的生活。有不少的人，生活在這些沒有太陽的日子裏，甚至連珍基本的一點愛國熱情也消失了。也有這樣的人：想起自己生爲中國人，正是上天給予他的一個不公的懲罰。

然而感謝日本底侵略，使這一個在人類史上積累僅存的老大民族，終於學會怎樣去選擇自己應走的路了。在這一見地上，我覺得作爲中國友人之一的賽珍珠女士說得不錯：「從來給予中國的利益沒有能到此現在日本所給的這大了」。

啊！這屈辱的中國，也居然走進歐戰戰爭的時代了。我並不是說一切的戰爭都是做犧牲的，因為戰爭正是人類底可恥的一種生活。但是，中國所要歐戰的，卻必首先是為了正義，爲了保衛祖國，爲了爭取民族獨立自由和解放進行的戰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以來，我們中國人在戰爭底烽火裏度過每一個艱難的日子。我們不會忘記；我們自身對於近代立憲的戰爭，是多麼缺乏經驗啊！而我們底準備又是多麼短促和粗疏。對於戰爭，許多年代以來，在我們這裏，已成爲少數人底職業。因此我們有着長不清的軍需的痛苦；我們所知這底是那麼少，由於我們大部份的人，終其一生也沒有機會受到一點軍事的軍事教育。我們面對着一個規模這末廣大的戰爭，我們底戰士多半還是新手，以致我們常常犯了許多不必要的錯誤。如是用軍備的大小來衡量一個的強弱，如未我們底對手僅然是一堆強者；他們具有六十年的積蓄，擁有八十萬噸以上的海軍力量；他們底普通師團的裝備也遠比我們底精銳師爲優越。飛行對於他們已成爲一種很普通的遊戲，在他們底大學裏，滑翔機的競技也成爲體育生活中經常的節目；軍人底地位，在他們那裏是天之驕子。一個才幾十在能夠走路時就有人訓練他怎樣「忠君愛國」。……

我們並沒有忘記，十六個月的時間已過去了，在這幾日子裏，我們失掉二百萬方公里的土地，我們有一萬五千萬的同胞直接間接受到他們的宰割。可是我們果敢敗北了麼？絕對不是！這東問題的根源作家勒勃那特好，「中國並沒有失敗。日本軍隊也不曾以

征服中國，事實放在世界的前面。永久的局面還沒有造成，這是不會到了決定時時候。事實已依照預定的計劃，幾乎是毫無成疑了。

諸日本想那兩倍於日俄之役時的死傷者底數字吧，再想想那三倍於日俄之役時所耗去的戰費吧！日本啊！你們底賭博是大大地失敗了！

我們並沒有忘記：我們自身是多麼缺少了戰鬥條件；在每一個回合裏，我們多半被推倒了，予打擊者以打擊；在全世界底觀客前面，我們贏得了千千萬萬人底同情與援助。感謝日本底投降，使中國第一次真正地知道：它在世界上有着那麼多友人；它在精神上已成為一個偉大的強國。

現在，無數的中國人已開始改變他們原有的生活哲學了。戰爭是一種多麼偉大的教育啊！無數浪費的人已開始節約，無數懶慢的人已開始勤奮，無數喜歡聚會的人已開始移居鄉村，無數固步自封的人已開始重新學習，無數散漫的人已開始過着較有紀律的生活了。

偉大的戰爭啊！僅僅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中國以幾千萬先驅者底鮮血寫成了一首未之前有的史詩。在這裏，我們已經有了關雲長，姚子青，羅芳珪——這些偉大的英雄。戰爭繼續下去吧！英雄的閩海文啊！英雄的姚子青啊！英雄的羅芳珪啊！……將要幾千萬萬地產生出來。

中國，戰鬥到底吧！在今天這是你唯一的課題。

天 快 要 亮

我的眼前是一片黑。在三層樓的窗戶外邊看，天上沒有月亮。可是馬路兩旁的燈柱，卻像無數殘燭，忽明忽滅地閃着黯淡的微光。人類的活動似乎都已停止了，連對面新開的那家近來紅得發紫的酒吧，也早已打烊。但街上，這時還像黃包車夫沒精打彩地拉着空車子緩緩地走過，車座底下的那盞油燈，就像深夜海邊的流螢，忽明忽滅地在蕩漾的夜霧裏游泳。這是用時間這尺度來衡量，事實上將接近幾點鐘光景，這據稱「中國芝加哥」的大城市，竟冷得使人不能相信這裏正住着萬萬的居民。但白天，當海關的大鐘鐘聲敲着五點，這兒卻立刻改換過一個熱鬧的多面，那時候這塊地面的每個角落上，又開始灌注着人類的活動：那時候它又重新名副其實地成爲「中國的芝加哥」了。

但此刻正是深夜，一切生物彷彿都停止了呼吸，還在旅館過道的掛鐘剛敲過三點。

我的腦筋裏的問題還像白天那陣霧籠，不容我有分秒的休息。總則和我一起的那朋友，早晚躺在床上打着沉重的鼾聲，但我還在燭了燈火的房中往返地踱着步。

在黑暗中，我燃着第一支捲煙，當我像常人那樣地沉溺於冥想的時候，總是常常喜歡抽煙的。

我又一次理頭向窗外探竊，我用最大的熱忱希望能在那些被燒燬的黑暗中看到一點光亮。我的心緒就像一個躲在冰窖的人渴求一把能夠增加暖溫的火。我不相信這個為全人類所注視的城市會像死豬般沉睡。我更不相信會有一移力量能夠征服這個不可征服的城市。

是的，這個城市是不可征服的！記得當我第一次踏過這塊土地時，也正是一個深夜。就在那一夜，我開始愛上這城市，而且堅決地相信它永遠不會被征服了。我從不曾度過像這樣使我感動過的夜，我也從不曾看見過像這樣含有崇高性的夜。那一夜，這城市的每條馬路，皆像具有生命力的脈搏。到處都震動着成千成萬熱情的人們，他們為了慶祝台兒莊之役的勝利而舉行了一個十萬人的火炬遊行。那時每個巧遇着隊伍中的一個肩着千里之外的小提燈趕到這裏，但我們卻沒有奉到上岸的命令。因此我只能夠站在岸上的甲板上遠遠江岸上近在咫尺的那些活躍着的人羣。我聽到他們的歌聲，我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我看見熊熊的火炬映照着一張張正直的顏面，雖則這些顏面沒有一張為我所認識。甚至我聽此一生也許不會認識他們當中任何一個，但我那時儼然的喜悅，正像看見自己久違了的親生父親。我對站在身旁的一個朋友說，我從不曾有過這麼崇高的快樂。記得在這之前我常常聽到對於這城市的許多惡毒的咒咀，甚至有過一句不堪入耳的俚語常常拿來形容這裏的暴民，而每一次我總是隨和着這些狂妄的偏見。可是，從這一夜起，我却誠心地領悟到先賢

的無知了。因為事實是最雄辯的，面對着這麼偉大的場景，對於那些在如此深夜還關心着祖國的人們，誰能說他們是墮落的？有着這樣偉大的城市的夜，誰能說它是黑暗而冷的？

曾給我留下永不死滅的記憶的這一夜呵，是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之夜。是夜，我曾是在夜的歌聲中，如果我的生活也曾有過溫暖，有過歡樂，那完全是因為我曾體驗過許多溫情的夜。當我在這比現在年青的那些日子裏，在大海那邊，曾經有着多少溫情的夜使我的生活開着燦爛的花朵呵，然而自從有了這一夜，使我終於回憶我過去所經過的夜了。因為所有那些夜，充其量不過是使我得到更多一些個人的享受罷了，可是今天，當全中國的人民都不再享有和平而快樂的夜，我個人是沒有權利要求這種樣的生活的，而且我堅決地永不再過這樣的生活！

然而這個偉大的城市，曾經有着如此偉大的夜，證明它是不可征服的城市，如今却像死豬那樣地沉睡着，週邊是一片無邊無際的黑暗，沒有星光，也沒有月亮。

我記得最近這裏的居民普遍地互相傳述着一種流言，說是敵人將在這兒的上空表演會飛用槍廣州那樣的飛彈，在報紙上，我又讀到地方當局勸告市民自動疏散的宣言，而且我開始親眼見到許多居民快馬加鞭地告別了這城市，還有許多店舖也自動歇業收盤……

白天，我還看見這裏的每匹馬路，從路上行人底惶惶的行色，我彷彿聽到一種小聲的

預感。是的，我沒有忘記我們正活在一個動亂的年頭，沒有安寧，沒有和平，沒有一個人不在生活的激流中掙動。可是我始終不相信這城市會殺敵人征服。前兩天我還親自看見過我們的飛行部隊給予敵機一個致命的打擊，我還看見一隊隊男女學生高唱着保衛這七城市的歌曲，雄糾糾地在路上走過。我能夠相信這樣的城市會拱手讓給敵人。

可是今夜，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之夜，是我留在這裏最後的一夜了。我担心着它的安寧，正像每個遠行人担心着他的家族的平安一樣。

x

x

x

x

如今，我眼前前後是一片黑，窗外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不同的只是我已生活在另一個空間和另一個時間了。這時我正在皖南的一個小鎮上，時間是一九三九年的二月一日之夜了。

我曾經担心着它的安全的那城市，我曾經相信它是不可征服的那城市，如今却不幸幾敵人蹂躪了。這時還在那兒活着的居民果然無恙麼？這時那兒的黑夜比我在那兒的最後一夜還要淒涼麼？……

如今我正活在這小鎮裏，工作的崗位使我好久不曾看見太陽。雖然我還年輕，正像所有的年輕人也需要過着年輕的生活。但艱難的環境，夜間的工作，却使我眼前只有孤獨和憂寂，我再也不能重溫往日子的生活了。可是我渴求着光明的信念卻沒有動搖，恰恰相

反，我是更堅定地相信光明必然要來的。因為即使在這偏僻的山城，也到處存在當時人樂觀的事實。我記得就在三個半月前的一晚，爲了×兵團在南潯線上覆滅了兩萬敵人，這樣崇的山城也竟爆發了一個盛況空前的夜會。我看見了數百成千的住民激夜地在街上歡呼，燃放鞭炮，那時我也集在這些陌生人的入羣中，而我的心却充滿了所未有的快樂。

沒有一天的亮不是從漫長的黑夜來的。然而，當全中國的人民這面對着一個無邊際的熱夜時，我却終於有着單獨享受太陽這念頭。生活已使我習慣於深沉和忍耐了，而且它教會我不再悲觀。

相信天就快要亮了。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夜

我底生活

（我會決心不再寫作了，然而爲了××先生底指示我又鼓起勇氣來。這箱東西就獻給他了。）

三年前的那些日子——

在東京，「時間」對於我，是用「幸福」和「歡笑」這些字彙堆砌成的。每一個年費人所渴求着的恩賜，我都不會缺少過。正像那些趕趕跑跑嬉嬉的人們一樣，我邊走時間的每分秒，卻清楚地意味着歡樂正一秒一秒地更接近我身邊。

那些日子，我從不會向星相者卜問休咎，也不計措意於命運的善惡。古希臘人曾把哲學假作「尋求幸福」的學問，但我却覺得生活的本身，就是一種快樂，一種享受的聲名。

那時候，我很健笑，常常笑到眼睛都漲滿了眼淚。我也常常跑跳，在朋友中間，我是以說話多和發聲最亮著名的。

我會捧伸爬過高山，跨過大海；在這比現在更年青的日子裏，我從不會感到孤獨與寂寞。我也會伴着一個少女在晴天裏躺在草地上享受那慷慨的太陽，或者在郊外的蒼翠叢裏時時遙山遙海幸福地微笑……

然而，我却缺少了一樣東西，那就是：

「鬥爭」！

那時候的我，是溫室裏的花朵，雖然幸福，却脆弱而經不起一點暴風雨……一個忽想不到的暴風雨果纔來了，於是，從那一個時候起，我開始常常是一個人在這喧嚷的立街頭果望着人海溫暖的燈光，在刮着冷風的雨濕的小巷裏流過眼淚。我開始變得沉默了，而且也不常笑。

曾經問過我底心裏的那少女呢？朋友呢？……

我曾在橫濱的海岸徘徊過，我曾在富士的峯頂上猶豫過。

可是也沒有比這些日子更可紀念的日子了！也就在那個時候，我從一個比兄弟還要親善的朋友那裏，聽到「鬥爭」底「悲慘世界」；我爲那偉大的主人公所感動了，我低聲頭，默然地聽着那個有着正直的顏面的朋友頭聲說着這來一句收場話：

「爲了服務人類，讓我們更勇敢地活下去吧！」

「是的，我將勇敢地活下去！」我抖着激情的語調說。

我從不虛作誓言，然而這一次我却做了。我沒有忘却那一夜，是大雪紛飛的一夜。

如今我又活了三年，少年的顏面已開始刻上蒼老的皺紋。

我如今需要更大的勇氣來支撐艱苦的生活。然而曾經告訴我會英勇地站下去的友人，已不再在我身邊了。

我知道有着不少的朋友還懷念我，甚至也曾有過這樣的一位友人，爲了我不能動身到他那邊去而給我這樣的警告：

「孤軍難扛持久戰！」

他把我比作「孤軍」，那是不錯的，因爲他最清楚我的生活。

是的，我離開了一切可敬可愛的友人，甘苦與共的同伴，在一個陌生環境裏工作，這裏的言語我還不熟習（他們說着和福建話那麼難懂的土話），這裏的人情風俗我還摸不着頭緒。然而我喜歡在這兒的那些人們，有着一种淳樸和正直氣質的頭面的人們，正像我喜歡自己底家族一樣。

我從不會向任何入嘆息過，雖然我現在過着是三年的夢想不到的慘苦生活。

我底住所是一個四面不通風的房間，一張竹榻，一張書桌，一張方凳，要把房間擠得連踱步也不可能。我底茶壺中曾有過一位永遠保持着健康和快樂的友人，我應該感謝的是：他却因爲我底窄小的屋子使他第一次感到不快。我應該感謝的是：在他走後，還不斷地從超遠的長沙來信關心我底窄小的屋子會損害我底健康。

然而我却安然地在這樣的環境裏活着，自從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以來，我已住滿

三個月了。

常常有從遠方來的友人，其中一位可敬的朋友會給它題做「充滿憂鬱美的房間」。

是那朋友的話並沒有錯，我住在這兒好久沒有笑了，正和我好久不見看見太陽一樣。可是屋子却曾使我做了不少工作，看過不少讀物和風索過不少問題。這樣，我似乎又意味到這在它底形象以內的價值了。

我清楚地知道，更瀟灑更痛苦的生活還在後面，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要離開這兒，但那動機只是爲着執行一個更痛苦的戰鬥！

低唱

一

我如像一個不熟練的舵手，在人生之旅上走錯了航程，於是我迷陷於迷途的悲運。

老練的舵手永遠是沿知海的路向的，在光風霽月的日子裏，自矜的航迹，松濤的交響，新鮮的魚，紅顏的村姑，孤傲的燈塔，南方明朗的果樹園……遂譜出了使他們閃閃的「海洋朗吟大」(Sings)；而我却是一個低低的舵手，我底船久已擱淺在北極圈的礁岩上。

呀，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當北方的寒流久已凍結了我底心曠的時候，我遂失去了對人類春天的記憶。

二

呀，是從什麼時候我底航程又吹着南方的暖流？是從什麼時候我底生命之船又將泊在安全的港口？而我底航程路開始也有燈塔爲我指示旅程的遠近，我底航程開始進望到彼岸的光明？呀，自從我做了我的操舵者，我遂再一次改正了我的航線。

昨日之歌

一

我在數不清的一個昨日，第一次用我成功的心情等待你的足音，爲了你對「守約」的疏忽，我遂有了第一次沉重的憂鬱。

二

我昨夜不眠，山城冬日的暖風使我不知道寒冷，我又一次在心靈里懷起了友情的爐火。

雖然看到淡已盡燼了動情的火種，把心靈的暗室照得通明；鄰房傳來了「My oldie」的「琴音」，遂爲我譜出了一首昨日之歌。

在無數的一個昨日里，爲了一個友情的存在，我曾宣誓不再打開我心靈底窗扉。

三

呵呵，山城冬夜的暖風吹起雲底常綠的記憶，多少年頭了呵，而今我底青春已近荒墳。

墓。

我已經遠遠地飄流，飄過高山，又跨過大海。蔥蘢的友情的王國里還沒有我的消息，因為我底船已航到薄霧蒼茫的北極圈了呵！

然而在我數不清的另一個昨日里，我又一次挨近了友情的燈火。

是你爲我點燃起來！你底柔髮使我想起了波特萊爾的詩；你底俊眼使我想起柏拉圖的睿智；你底微笑使我想起了希臘神話的朱必特；你底嘴唇使我想起了韋伯的劍；你底年青使我想起了花的生命……我又一次把我底爲風雨頹敝已久的心靈的窗眼打開，附聲在數不清的一個昨日里。

於是我將帶着一顆虔誠的心爲這一個存在塑一個不朽的紀念碑！

然而我在數不清的一個昨日，第一次用這感動的心情等待着你的足音，爲了你到「守約」的疏忽，我遂有了第一次沉重的憂鬱。